



明齋先生集

六

書

卷二十一

~16  
2376  
7



和  
2376  
26-7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書

與朴和叔

自此至丁未書  
魚答李養以

出處說伏蒙投示使固陋者亦得以預聞兩兄精義  
之微言幸甚第區區之愚於二兄之說俱有不能無  
疑者若以僭妄為嫌而不敢左右則孤負僉兄辱示  
之意而又豈區區就正之道哉茲敢悉布以冀訂誨  
惟僉兄之裁察焉夫夷狄與篡弒不同以篡弒得國  
者可預於正統如晉隋而以夷狄得國者不可與於  
正統如胡元以程傳羿莽猶可言媯武不可言之義

明齋遺稿卷之十一

推之則夷狄之為非常之變可知也如公山佛肸衛  
輒荆楚之類今以人家比之只如拒父之子畔主之  
僕雖甚悖逆其主其父固在也猶有可導可化之理  
既導既化則君臣父子之間如初也夷狄則不然如  
女之為男也夜之為晝也為中國之人者力可以除  
去之則除去之不能則獨善其身而已聖神之權雖  
不敢知而以程朱以下規模揆之則必無事虜之義  
和兄所謂亦有事彼之理者此其可疑之甚者也養

所謂雖聖人道大豈肯一日北面臣事禽獸之夫聖

賢之於斯民雖若疾痛之在己未嘗枉尺而直尋也

未嘗暴虎而馮河也遭此變故之世者尊中國正天  
下出者之第一義也謹守大防處者之第一義也下  
此一等則進有計功之私而退有失身之咎無一可  
者矣如管仲之稱仁只因其見成事業而稱其功豈  
以管仲之功為至善也如成敗利鈍不可逆觀云者  
只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意耳豈以為不成不利  
而為之也今日雖不能尊中國攘夷狄使吾東免於  
夷狄其功亦已偉矣云則不免有枉尺計功之病矣  
今日一日而雪此讎恥君子只當行其義也云則又  
不免有空言無實之病矣

非以雪耻行義為未安也  
只以只為一日之計只為

行義之聲而已則為有欠此則養兄之說亦不能無

疑者也至於養兄所謂仕今日與仕彼有間者則鄙

意亦然嘗見石潭語錄以宋高之忘君父稱臣於讐

元之例許之也此意恐合猛省但比之於我國則宋

為勝勇蓋宋則猶是敵國而我則純是屬國也只以

疆域有限爵祿之命猶自我而所謂仕之之義則恐

無以易和兄之說也蓋大賢以上則出而有為以下

則退而守身朝廷之上猶有陽復之志則祿仕猶可

為也若中國之人於彼虜則雖大賢以上不可出也

雖祿仕不可為也此即鄙所謂有間者也所謂大抵

和兄之說則學者猶可守而無咎如養兄之說則非

大賢以上不可試正如馬伏波鵠鷺狗虎之喻吾黨

之士可以知所擇矣如何區區瞽見不敢自外於兩

兄去取折衷僭論至此望須更加辨論以祛蒙蔽幸

甚

如和兄所謂聖神作用之說似有太快過大之病

養兄所謂一日云云之說似有枉尺計功之病所

謂成敗云云之說似有空言無實之病未知二兄

之意以為如何如養兄有間之說及和兄大賢以

上可出之說則正與鄙意合而亦微有不同者初

欲詳說以求正而復有不能自信者先此略復當

追後或面罄底蘊也

丙午

行義行道此四字是頭腦處敢略論之雖知道之不行而必欲行道者乃所以有君臣之義故云爾非行義一節之外又有行道一節也非為行道而仕則於何而見其非忘義而循利耶若以一番肅謝為行義則和叔所謂奉旨辭免自異亂倫避世之士入闕肅謝未及行義常仕之說此言正與鄙意合如何一番肅謝

與在家呈狀所爭幾何彼論垣閉門者安有辭免文字耶

全篇大義和叔所答已自曲暢欲別為說幾於疊牀矣其所謂所以不仕正欲致謹於事君之義所謂度分善道就其小而擇其中所謂尊周之義不可隨世久而遂變等說一切實未知得此之後高明所見又何如也恨未得鼎坐聽兩兄之往反也

第一子適子長子之別 第一子上下文所指之

異 父祖適適相承於上之義 代廢病則兩期

無斬之說

此四款中上二款則前此思量之全未到者也第三款則知疑之而未及講者也第四款則曾講之而未及究竟者也

第一條就第一字長字上考索出意味來可謂勤矣

又引殤大功章以證之則尤似昭合幸甚但欲又就適子名上分稱適及稱適子之異則恐太煩絮如何第二條上文雖獨指殤死者下文雖通指最長者而微有偏全之異而已若第一子三字則安有不同之義也如此亦恐太分析如何

第三條適適相承只言承父祖之統者爲長子三年支庶則不得爲之云云耳若謂祖父非正體者不得爲子三年則四種說中何不明言父祖之不得服者有幾種而只言子孫之四種耶正體於上一句可發此義而亦言子之於父耳似難通於父祖以上恐合

更加商量如何所證二款亦容活看別子以下雖以庶子他子繼之亦得爲不遷之宗則恐未可太局也第四條代廢病與代成人而死者無異則兩期無斬之義的然無疑但罪廢者何以處之罪廢者與廢病無子有異則似不當服適子之期旣不可謂之適子則代之者可謂之長子如代殤者耶抑彼雖無服而此則自同庶子爲後之例耶旣曰罪廢之類又曰罪重則不在此例實未分曉幸望更加明辨而開示之也

兩兄所論與申聖時之說俱是一義而意匠筆力各

極其趣參互印證極好潛玩第閑漫處亦費註釋反與緊要處相眩若刪去繁文而只存發明之親切者則似益盡美矣如何聖時改本望早晚覓投也

圖式范宣問答祖不爲之周之說有違於小記疏四者皆期之說備要大功條旣已收載此說而僉兄亦皆引用未知何以看之耶愚意四種之疏如是分明則范宣問答容有不可据以爲定者故欲請改備要所載而未及歸一耳望賜裁教

妾子之與適子制服無間而獨於爲長子處不同此義亦不可不明也適子則代殤得爲長子而妾子則雖代殤或元無適子終不得爲長子只爲庶子爲後而已適婦疏與養他子者對舉者似是已此疏旣似是獨指妾子者則四種之庶子通言第二嫡子以下其義似爲益明也耶但如此處彼亦似執以爲證故不得引用矣未知僉兄之見如何寒岡沿革圖載適婦疏於四種之下爲六種者其意似亦如此如何家禮大小宗圖下朱子說宗子只得立適一條所謂適所謂庶正指嫡妾子而言亦立庶子以上爲一意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以下爲一意蓋考語類本文似是論同母弟而發也申聖時所引此說以亦立庶子

之庶子為同母弟則似失本旨矣似當改之如何蓋此非獨聖時之見如此讀此者例以同母弟屬之於上文故館疏亦然李學士幼能以此問于允翁而所答正如鄙見云

服議文字當初被諸友委屬屏蟄之分輕與世事極知不敢而只以事關師門且與躬擊登聞有異故不敢終辭然恩恩趁期苟且了當不及與同志消詳固知不足以距息詖邪追用競媿而已今蒙僉兄力加提誨不以事過而置之必欲講歸於十分之地諄甚盛矣意甚勤矣感悚之餘不勝斂衽心服第鄙意所

在亦不敢自外於僉兄蓋適字庶字各有兩端我說

其東則彼說其西隨語逃閃不可究詰如註疏所謂

者非長子則皆期之類豈不是的訣若彼則我雖極

力說出不能使彼關口而無辭則毋寧開陳彼此如

可以東西之者則悉以與彼而直舉義理之大綱平

說將去彼之所執者只是將傳已傳及適出妾出之

義而己故只以本經出父母為子破將傳已傳之說以

本經嫡孫庶孫適出妾出之說以

期推明極服之義雖識見未逮筆力漫緩不能探

罪焉立言遣辭縱未能居之不疑質言是非使人看

之殊不快活而正義所在則的然可見雖使異論者



見之不得不以爲本於經義也僉兄之意以爲如何區區非敢懷自是之心有吝於受誨也只爲僉兄俱有不曉鄙意之教故略發其私以爲罪在於歇後而非欲爲依違前却之計也幸賜諒察大抵平日講學本來踈略遇事每有空礙之歎非但此一舉而已又恨不能早得僉兄之說奉以從事而免此尤悔則離索獨學之懼誠有不勝言者此古人所以重朋友之倫也切願從此隨事警策俾得開發勉慕有所進步卒得免於小人之歸

養兄所示持敬之說內外名義似不悖於先賢之訓幸甚浦翁本說未曾獲窺茲未能有所仰復第後學於先輩論辨義理則無妨而至於辭氣之間則不可不存恭畏之實今見所論鋒穎太銳恐當留意猛省也敬字是聖學徹上徹下工夫有志於學者最初下手之地而拯則氣質浮駁用功不篤尚未有分毫得力雖敬謹如祭祀之時猶不能專一越捉而越不能定至於屋漏之中尤多狡惡以此本根不立隨分講誦亦無田地可頓處尋常兢惕不知所濟竊惟僉兄用力之久能透過此關否幸以所自得效者切實提示至望此事說之無差固不易而行之爲尤難如何

丁未

元月四日書極荷多少警誨後學之不及古人處實坐無弘毅氣象隘狹者不弘之病也欺怠者不毅之病也每檢罪過無不在此未知高明能免此否廈卿所箴其於鄙陋尤覺砭切而吾兄亦不可只好隔壁聽之也痛加鐫責之諭拯之愚每欲請於畏友如兄輩者而猶恐誠意之淺不得承受實攻也承此倒求採用悚媿大抵吾兄爲己之篤養以任道之勇規模力量俱非懦劣之所敢望索居中每不勝瞻想歎羨恨無由置吾身於合席之側以被浸灌之益言蓋不

能喻此心也千萬益自勉勵以究大業充闡輝光苟及交游豈但區區之幸也廈卿如有往復亦宜警策其不逮處正不厭其切切也拯則日前爲學全不切己看書則不能思索到底只歸悠泛行己則常時雖勉加省念而獨處懈意已生以此於實地上無絲毫得力處淡恐末梢頓身無所近方惕懼一切改遷從事而憂患病冗汨沒彌甚殆不知所以自濟也千萬因書教戒俾有振發至幸子文已移家相就否此兄開爽難及而書冊之功却踈天上無不識字神仙之語正可用打此友也望與提挈幸甚

戊申

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復以纜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也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復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 右中庸或

問中和章論程蘇問答

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有以立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 右節要答張欽夫書

右皆論未發者而一以坤卦當之一以復卦當之未知適從何說耶僭謂復卦可當未發時而坤卦則以

睡著時當之未知如何蓋復爲一陽初動而萬物未生未生者卽所謂未有知覺所謂思慮未萌也一陽初動者卽所謂靜中有物所謂知覺不昧也如此分屬似分曉如何

先礪昨蒙函丈面許改惠顯侯經年矣昨始得書則以姑依執事所籤而訂還爲教未知高明何以仰復耶拯則不敢爲更瀆之計矣奈何近聞湖嶺相繼邪說響合直欲翻百季公案斯文之禍將無所不至古人所謂吾徒之力無如之何者也只其所謂講學修身傳扶大教者爲己分內事而力量見識只得到此

衰病侵尋更無進步之望望吾兄於千里之外不翅如飢渴恨莫由縮地而相從也

丁巳二月二十二日

私門不幸從子可教遽爾夭折悲念酸苦不自堪忍此子實有志行家傳緒業謂堪付授庶幾不墜先人命名之義而一朝隕失不但哭死之哀而已將以歲末營窆于此中悼其美質無季埋沒不稱儻蒙尊慈哀憐特賜挽語則一言之重存沒被惠矣比來雪寒甚酷竊惟道履增愁膝下諸胤侍學俱勝骨肉團聚守靜講學一日無事即一日之福為之瞻想彌切也此中則兄弟相對涕嗟度日奈何末由面訴只增哽

塞

十一月十九日

鄙家大小學註無懸吐者只近思錄先人手懸者似是因遜巖之本者在耳此所謂口訣者耶然先人依本懸吐而平日讀之則不盡從其吐時有改定處今欲呈似而其冊析開附添羣書續別錄及朱書要類卷帙頗大又先人手錄者故姑待更教欲詳知而後仰呈耳坡山門人錄今冬又未能就緒不勝自訟洪進士遺蹟則本家已絕無可得處他無可知者非有他曲折也

遠惟春生侍奉萬祉德學鼎新區區瞻仰為倍他日

搔歲前過已姪葬事沉痛在中久念愈苦奈何下惠  
挽語雖未及期遺腹若或生男則當書而畱與之俾  
知其見悼於諸長者如許也痛矣痛矣前日仰復者  
想已登照否悲撓之中未得盡意殊以爲恨今復略  
具衷紙而所諭德學二字實未能著力此最可懼若  
於學得力則義理當源源自見而大小輕重無難處  
之事唯見無此根本故到處窒暗耳經書當循環理  
會而殊無新得之功半百始滿衰病日尋筋骸之縱  
伸者亦漸難強無有朋友可與講習唯閉戶度日有  
時幾於無所用心矣未知吾兄日用工夫如何願略

示節度使有所勉企幸甚先人所編癸甲源流等書  
及遺稿文字皆當一番淨寫而後可傳而力亦難辦  
因循迄今古人所謂餘季慄無幾萬慮常恩恩者令  
人中夜無眠耳相望杳然無由合并以攄多少奈何  
仲秋又欲歸掃其時則庶預相往復必無失一會也

然猶在半歲之後良可鬱歎

戊午正月二十四日

所教云云韓汝頤

聖輔

兄弟自蓬山還爲道函丈之意

亦如此不肖從前妄作無由追悔誠不敢復爲煩瀆  
矣今函丈德音如此而兄之勤教又至於此安敢不  
承昨復函丈書謂當更與執事往復而仰稟矣第只

以見成本言之則亦別無可更論者過此以上亦難  
爲說未知如何商量以示幸甚顯道以教意傳示知  
見念者淡矣書中所教出於傷人者尤爲切至敢不  
與諸弟銘佩耶第區區心曲不敢說盡淡乞姑勿以  
煩諸話端以俟秋間面剖而後裁教如何秋夕則必  
欲預往圖與從者得一合並面承多少望亦留意焉  
所論退陶經書釋疑未曾得見栗谷標記只知有庸  
學論語則已略矣平日受讀不甚留意於異同且輯  
註則尤未用功故前後勤教未能仰答媿悚無已別  
紙題目亦略復在別紙耳若得收聚成一家書則惠

後學不貲矣早晚竊願一窺爾近思增輯則恐不必  
疊牀唯東方儒先格言不可不續輯先人有志於此  
而竟未果兄若有意則願從事於此如何退陶書最  
多先事此書則餘不難矣無由致身於講席奉以商  
訂悵歎而已千萬只祝以時加護慰此瞻仰  
三月十七日  
答蓬山函文書所謂與項平父異者誠然而第所謂  
出處語默務盡已分舉世驚疑等語自處似太高所  
謂天下之理表裏精粗究極其精等語自信似太篤  
明者當自知之至論大全往復以爲天下之義理無  
窮人心之操舍至危不如是無以造乎誠明之域者

則語意卓然讀大全者所共服膺唯所謂外面依樣之弊則似乎籠侗後學之於古人安能無依樣粟谷以退溪爲多依樣亦曰只論其心之誠不誠如何耳其心誠在於學則如退溪之依樣勝於花潭之自得而依樣之久則習與性成矣其心不在於學則比如五霸之假仁不可以依樣論之也未知函丈之答以爲如何也

答閔台書所謂氣像不侔所養和平似亦偏於憂時嫉邪然出於性情之正者安可已也此亦只觀心之公私而已若偏主和平則近於草藥之無性矣所論

去就之義未詳所指以爲今日亦有可進之道耶所論先讀大全後參節要者博約之序則固如此而非所以勸於閔台也人中年以後精力不逮牛溪所謂從事於節約之書者是也若先事於博則必有汎濫無歸宿之患未知如何朋友說以下皆是有爲而發拯不敢容喙但點檢他人之得失無難而反之於吾身未易論說事物之義理常易而實之於行處實難亦願吾兄之加之意也

朋友論全就絕交上說似偏若欲說此義則只當云絕交論矣

自承兄遭慘以後憂想何能食息已也頃因僂奉一書仰慰而無由得聞動靜未知能自理遣不至大傷否營窳當於新壠側耶心力勞費亦何以堪之凡百寬抑爲道自衛以副遠誠至祝至祝拯旣離舊棲又住不得今將轉徙於洪陽之境稍離鄉井又不能與病弟相守不可謂非厄也又聞災異荐沓雖無足怪每誦小雅憂亂之章令人中夜無寐未知漂漂者竟如何也讀書記新得甚多前日放過處皆得喚醒後學之受惠將大矣初欲謄出一本而不能焉今不敢久畱謹以奉還而若干有疑處籤標以上其餘大義

所訂雖未敢率爾左右其若有契悟者則深矣其中所引先人之語得於何處耶此恐是大綱說未必爲定論且前後無他語而只有此一句話不如刪去之爲安別非大義所繫故也唯在財處前日大故惡逆之云伊時不能無疑矣歸見詩傳何人斯以不忠於君不義於友爲大故然後方曉然昨養以又寄一長書來復理前說亦以此報去未知以爲如何也己未二月四書集註中小註無名氏是誰說耶如大學序末教人之法下此人字收拾序文起句小補云下修己治人四字包盡大學體用綱目之類豈編大全



時永樂諸人所爲耶抑雲峯雙湖諸儒之所爲耶  
望示破且不可不載於記中以曉後人也如何所  
謂洪陽之境卽鴻青之界而頗有溪山之勝又是  
徐孤青之遺墟昨已搬移而來他日每歎兄之不  
能安土今自家亦不免還可笑也

絕不得消息又且歲半一心無日不在左右忽於意  
外見蒼頭奉書而來其驚慰可掬就審營葬已畢寓  
泊稍定體中亦姑無恙憂想之餘其幸又可量耶示  
諭悲苦令人增怛在心之痛無法可醫諺所謂日久  
爲藥爲先獲矣千萬理遣加護以副朋友之望拯孤

寄窮谷日覺衰頹唯臨流消日而已讀書記二冊頃  
送于鑄洞矣輔甥昨自結城來過言欲一覽而傳上  
未及而來云使之歸卽奉呈耳東溪所記淡荷寄示  
抄謄後卽還完爾先人欲裒寒靜晦退牛栗文字分  
類節要以續近思之後而竟未果焉區區不敢忘而  
精力聰明已覺難堪昨與德涵及輔甥商量俾之試  
爲草本待其各盡其趣而後欲取訂正於有道未知  
如何德涵則欲依朱書節要之規只合諸先生書爲  
一大編而不分類目此則如何無由合席訂此多少  
奈何時氣漸熱更祝對序愆重

五月  
二日

病且無馬末由趨候坐俟臨屈不勝菀歎幸於回轡之日爲信宿之計仍以調息氣力如何示諸冊沙慎二先生文集委求於景能兄弟及金萬城而皆不得蓋沙溪集拯亦不得見故自前累求而每以未修正見拒可鬱憤齋集只二卷辭職疏章及一家墓銘若干而已適置他處不得送云耳栗谷詩藁覓來方欲校新本故畱之以待耳唯乞霧靈倍加將護八月十一日承歸路有一宿僂發之教預切猷悵少緩行爲數日計幸甚所欲稟訂者甚襍積非一宵可盡也敢以預告千萬畱意市翁稿幸精看其有刪定處則

一一籤示如何前日所欲請訂而遠未能焉故因以仰稟

爲學之圖初見只見其簡要無許多支辭以爲最好於初學之受用矣及得吾兄所引源本諸語及所爲後說支分節解粲如指掌始知字字皆有來歷分明著落徹上徹下之妙如此先生嘉惠後學之意得高明而躍如於世豈非吾道之幸當傳累本與學者共之鑽研循習求以毋負先生指引之旨與夫高明證明之功耳第後說有一二段可疑者不容不稟蓋朱夫子所論居敬窮理之說自大學或問以外發於言

語書札者無非此事林伯和特其一耳今日未有會通而可爲一法者唯此爲庶幾云則雖欲歸重此書而恐過其實也至於所謂因其舊則大學之規度行其新則中庸之戶庭開闔變化其妙無窮云者則又似涉於張皇驚於虛遠而殊欠真切懇到之味竊謂當并加點化而後爲善也性學順逆之書發揮其義甚勤亦因而思之德性是固有底由內而發外故順書之問學是用力底下學而上達故逆書之如是看則其於首尾相應之義尤似襯切而終恐太巧太險不如兩下分屬之爲平正真實而大小首尾固未始

不相資而相應也如何末段所謂此圖爲林書之體要而爲二先生之相證定者十分無疑圖旣因書而述非先生之所創作且無文字以明作圖之意則其不容單載於集中固宜何可以此而置疑也愚於此竊有感焉夫古人爲學之方旣著而爲書又揭而爲圖不患其不明且盡也然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持敬也是閒講學也是閒不誠無物此之謂也爲今日之計莫若申明夫子主忠信之訓而以務實二字貼於爲學初頭庶乎做得基址持敬講學之功方有所施耳未知兄意以爲如何

庚申

明齋遺稿 卷十一  
所輯心學至訣即張南軒類聚言仁之意也無論有益於後學自家所學當益以之精切矣况離索之中如得一好友相對其爲賜於固陋莫盛焉不勝欽感也訂示之教尤荷不鄙有疑於心何敢不質然視寒岡舊本綱目本末粲然整頓但好潛玩無容僭論欲寫一本留之而未能焉未免空還淡可媿歎數款略備裁擇如何

總言敬條

南軒說何以爲綱耶如所謂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所謂聖學終始之要所謂敬天德也此等語何皆不可而獨取此以先於程子之說耶愚意敬字到程子始關聚說出若去南軒說而直以程子說係諸經之後以明敬字之淵源正脉似合於總言之義未知如何

總言諸先生言敬之異條

總言其心收斂唯

畏近之之敬條

此二款恐當合而爲一凡書有主賓之別而後方易看論敬四條之後唯畏近之之語又是一條也今以唯畏近之一條即係於四條之下使之以類相從而合此兩條而一之且低一字而書之以明右五條之

明齋遺稿 卷十一  
義似更分明而無頭項之煩矣如何

總言敬之內外動靜始終條  
動靜條  
總言敬之內外

此二款何以二之耶亦恐當合而爲一如何

專言敬之上下條

所謂徹上徹下只是徹頭徹尾之意與虛實綱目之名不同恐不可別立一目以虛張其數也合之於始終條則如何

專言敬之力行條

此款若只言力行之意則當止於上四條若兼數力

行之事則恐不止於下三條姑以五倫之目言之舉其二而遺其三或起爭端力行之事不必枚舉則下三條刪之如何

兼言敬義只是一事 兼言敬義不可偏廢

此二款皆論敬義賓主之目也恐亦當低一字書之如何

總言敬與中誠 總言敬與誠仁

此二款亦當合之如何下文又有敬與仁尤不可重複

後序所謂言愈多而心愈雜所以病乎敬愈淡云者

其警學者切矣蓋好徑欲速入耳出口學者之大病  
晦翁之所慮於南軒之類聚者可以鑑矣愚謂若備  
載其書語意俾學者知之一助也

於緝熙敬止

朱子曰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云云此一  
段固是格言而非所以論敬字恐當刪去蓋此書只  
類聚敬字要令簡明不可以他說亂之反致支煩也  
如何

更詳之此段似當入

於專言敬以直內條

毋不敬

程子曰忘敬而後毋不敬此段雖論毋不敬却是論

為敬者把敬做一件事之病非正意也且話頭高初  
學卒乍難曉此等恐當別有以處之而於此則刪之  
不使亂其正意如何

總言諸先生言敬之異

黃氏說似當移入於唯畏近之之敬條下

專言惟畏近之之敬

朱子曰釋氏說心云云此段似當入於常惺惺條下

專言敬之力行 皋陶謨

此段只取愿而恭亂而敬非論九德也蔡氏說似當  
刪去

總言敬之明天理滅人欲

程子說一段朱子說二段似亦太蔓只存朱子說上段如何

專言敬義不可偏廢

朱子曰敬有死敬有活敬云云敬之有死活是要切語恐合立為一目列於始終虛實之下如何

兼言敬與操存

朱子說論操存二段及勉齋說恐當刪蓋操存雖是敬而備載似煩如何

德涵過傳今番下 諭殊越常例逃遁不得誠切憂

懼未知高明終何以處此也拯先妣旌閭之恩出於千萬意外感泣罔極今遭此事而又將辭 召其為惶恐比前增倍將何由脫此纏罣以安微分也至於前書一款實不可泛及私心過慮無所不至故也別幅所示謹悉蓋有此多少節拍而此中則全無所聞所以甚駭也然指目一加無有消磨之理如愚者方在艱脆之中已無足言而高明亦不可以為適然而已如無樂行之意則恐不如稍遠京轂之為善也如何近又有一事今番若作交行則必欲圖一會以承明誨而又復不成何當遂此以祛此鄙也千萬何

能盡所欲言唯乞爲道加重以副區區

比來靈巖令姪及朴生秦漢連傳門下消息連以爲  
慰卽自林德涵所委致惠書披審淡冬靜候崇盛且  
蒙多少示諭感幸不勝言對草尤荷投示條理精密  
誠意懇惻格君之要何以易此三復敬歎當時 聖  
教儻使之畢陳其目而與之講行則雖欲卽退恐不  
可得也然此豈人謀所及哉所進冊子副本亦願得  
見幸於的俊寄惠如何石潭年譜別集諸冊謹當依  
教第略看下編如成汝中所記無緊而有嫌恐不必  
收入當更詳覽籤稟且看湖南賑事之緩急而進退

之耳第拯自冬來無日不呻吟雖似外感蓋衰病也  
區區心力日覺衰短目昏尤甚不能燈下看字以此  
凡百不能趨趁是爲可悶諺解補缺初懼其僭不敢  
爲而兄教如此謹當爲草本以備裁擇耳別幅所教  
頃得顯道書槩聞曲折且極感見念之至意矣今承  
所以處義之方尤明且切敢不服膺第區區拙計欲  
姑守無辨二字不敢輒形紙墨以資頰舌如何然於  
吾兄何敢不盡吾衷從當以一紙仰暴耳蓋與夏間  
承誨時纔數月耳其間有何別事耶所謂與某人合  
者實亦情外也奈何恨無由更得面罄也廣津之會



想有說話今世爲能上下論議者唯高明耳此擔亦殊不輕亦未免爲兄慮之也我躬不閱而有此區區或可心諒耶明誠而後方可信友而獲上只此一事亦豈容自襲虛名滓擬於云云耶如聽松肅謝一節最合承用而時義又有不同者此所以難也職名幸得遞免一日無事粗爲一日之幸耳心經標題亦可得見耶如輓極等書其有二本者幸投一本如何餘

萬忙草只此

壬戌至月二十八日

舍弟懷川近事想或已聞之此又添加之一款也言之好莠無所不有而方生未已日夕慄然而已

奈何人誰信之之教恐未見諒只陳鄙見耳鄙見之是非猶未能自了况望見信於人耶似失鄙意故敢忘煩特復悚息悚息

經歲之後始得手札慰豁可知也第有杜門省愆以度餘年之教老兄之處義如此則如拯者又何以耶今日之事無非拯之自取識見昏滯思慮淺妄表裏矛盾吞吐不得自知早晚必有此顛沛者久矣雖無失簡之舉外面彌縫安有不決之理所自痛者彼此物我門戶標榜實先人平日之所至戒者不覺身蹈其機乃以屏螫微分半生誤了無限恩數而畢竟

爲世道之一大累以貽害於國家此爲莫大之罪萬  
殞不足以塞責中夜以思不知措躬之所者也至於  
書尺往復亦不能如意蓋一則懼於累人一則懼於  
添罪也平生簪盞之願到老難成質疑辨惑唯憑紙  
面而不免有此間阻又見士威書又知海西之計已  
定果爾則便成涯角從此離索之憂何以自聊耶令  
人喟然而已見惠抵舍弟書中有應之不失其道之  
語此亦正自不易雖事變無窮而義理則自有一箇  
是處聞見所及隨事開牖俾不益陷於坎窞不於老  
兄而望之於誰也切乞心諒臨書所欲稟質者何限

而外面洶洶方甚不自知吹鑿之可笑唯願春和爲

道加愛以慰瞻仰

乙丑正月

昨修謝書而未遇的便方懷耿耿矣又自士威所遞  
致去月二十三日惠書滿紙縷縷不勝感歎蓋當初  
見得尤翁之可疑處雖有他事而其因己事而見得  
者爲多輾轉經歷過後有以益驗妄見之非誤假使  
尤翁悉用兄言先示悔意如兄所勸在不肖之道猶  
當十分慎察不可輕進重犯尤悔况萬無是理乎且  
自北人疏以來至於沃人之疏兄則以爲非尤翁之  
所知者耶近來看栗翁文字其論分黨之初是非得

失之處實有真切感動處今世或有引以爲言而其意則不免於相反每病其欲援天理公正之言以文人欲私邪之說竊獨以爲苦痛不料兄之所論賁育儀秦數語亦類於彼也此有何近似耶夫以公秉心而以義處事者君子也以私錮心而以利爲事者小人也栗翁書曰凡事過情近僞者必邪慝之所爲也又曰名爲君子則雖冥行倒施亦不害其爲君子乎今不敢索言幸於此等說話更加思繹如何所謂局面雖定氣勢略降之語全未曉所諭大抵今日造此標榜以混一世之是非者必有所自百世之下豈無

真正公案要非鄙人今日之所當言而覽兄之書不堪憂兄之切敢略布鄙見而又不能盡其說幸取栗翁書洗心更讀而於所謂公私義利之分著眼而猛省之于萬幸甚餘在前書者不復一一伏惟通照前後恕其僭妄而察其衷悃又大幸也

九月廿二日

以鄙人今日之所處乃欲憂兄之憂可謂出位犯分故不敢盡所欲言而若鄙見之所在則不容不略以就正焉蓋尤翁往年之改轍東歸仍而下鄉者非以與兄不合故耶兄之繼而出城者亦豈不以與尤翁不合故耶去就之大判既如此則所謂朝論之分爭

特其節目中一事耳其時所謂誤禮執權是臣本罪所謂一部麟經無處可讀等語兄謂獨當於士安耶至於香洞所記三件事皆允翁與兄對立而爭是非者他人何預焉一時士類之貳於允翁者有何私怨於允翁不過允翁所爲不能厭於人心故人心不服而至此耳今不究其公私義利之分而槩以彼此私意窠窟爲目則爲士類者不亦冤乎非惟爲士類之冤兄實爲本於前而士類爲末於後以兄而斥士類果可以成其說耶如鄙人事則只論允翁之學術得失耳若無北人疏而以大臣隨之則只是林下一閒

爭端耳何預於朝論只是以排斥栗翁聲罪者過情而近僞故人心不服輾轉至此耳此豈亦欲攻允翁而託此爲正案耶局面雖定氣勢略降云者未知指誰之氣勢耶若謂士類則士類之所恃只一箇公論耳有何氣勢若當路之氣勢則愈見其張旺而未見其略降也兄於今日雖不能出而有爲猶當主張正學扶持善類以爲國家之元氣撥開蒙蔽拔本塞源以救世道之膏肓而今乃以和泥帶水偷合苟容之論冀以調柔其熾怒決裂之勢義理不暇言而姑以利害言之一無其功而敗有甚焉何則兄則於三件

事及鄙人事盡黜己見而一從尤翁不但面從必須  
心服自表至裏無一毫之不誠鄙人則於霸利機數  
之說脫然自覺昨非誠心引伏無一毫存留於心曲  
然後方萬一有保合之望然猶恐尤翁之不捨舊惡  
不然而欲只以一事一言之或過或不及泛然悔責  
而冀其復合則雖日日負荆匍匐於門外恐無益也  
然兄之見尤翁只以爲內外或不相應又專以己爲  
是而已則無惑乎兄計之若是也奈何奈何此非鄙  
人之所當言而無以報兄之誠意不得不略暴鄙衷  
兄若又以爲有害於師生之義則無如之何矣千萬

難盡

北人今番中寢之疏兄則以爲愛兄而不爲耶不過  
當事者猶憚一脉公議而不敢出耳一脉公議既絕  
則將何所不至耶今以一脉公議歸之於彼此私意  
窠窟而謂之亂場狂瀾則將熟視兄之以貶薄 祖  
宗鄙人之以排斥先賢枉被大僂而不一言然後  
方可謂之超然不墮於一偏耶此固今日模稜持兩  
端巧爲身謀者之所倡說耳此論方將盛行將陰助  
當事者之勢而盡絕一脉公議者必此論也兄又設  
此言而助之攻求以自免於後世可謂誤矣兄試觀

栗谷所論其果不問公私是非而只執二者之中耶不分公私是非而唯務兩邊之勻停則晦翁所斥調停之說正指此也恐兄於栗翁所謂識見爲大者不可不加之意也諺曰矢落處不可爲的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之喜引東西分黨之初者皆此類也未知兄意以爲如何今只有一言請以仰質沃人前後文字兄以爲尤翁知耶不知耶若以爲不知則不誠若以爲知則兄設以身處不肖之地其果歸之於薄物細故而必求苟合耶否耶於此一節幸賜一言說破如何

書成又踰二旬而未逢的便尚未送去耿耿何已自念己以閉口待盡爲分而忽又於兄有此多少說話此豈當於理耶以此還欲摺藏而又念義理無窮而人見有偏若不從兄而講質所疑則是真懲羹吹虀而獨抱暗黯而已也此亦未免於私意開閉數四竟至封呈此亦語默之義不能了了者也未知如何月十顯道所傳教意敢不服膺舍弟今日有何意思豈以近來時見於擬目而云云耶至於兒輩應舉之事鄙見則不然後生若有志氣者則雖微近事自當守分爲學既不能然則循例就試如前而已特然廢科恐

於微分益有不敢妄者未知如何士威書中言兄以鄙人爲過疑尤翁此則唯在彼此窮格之功益致其精而後看作如何耳此亦何敢自以爲是耶惟人欲從事於聖賢所謂學之一言求以仰塞受中以生之責者豈非一箇心字爲之大本乎大本一差則雖如管仲優有仁者之功不過終歸於霸利而已今者非唯不能變前日之妄見輾轉經歷過後愈覺妄見之猶有所未盡至於前日不曾致疑之事亦節節可見皆從一板上印出雖欲強而不疑不可得也以吾兄之高明尚猶見得不透如前書只以內外或不相應

又多專以己爲是爲病者似不遭鄙人之事故也如何汝中前日爲傳兄教以爲前日何無致疑之言而到今頓至於此耶此所未曉云云此則汝中應失兄意也不然則甚惑鄙人之致疑於尤翁非一日也每以保全外面大體爲主意故一向泯默隱忍以至於昨季而始發此實兄所知也何以有此教耶出簡著說兩款私心以爲可笑而笑吾兄之心太細故前書不及之矣若因如許悠悠外言而有可慮者則當初閉戶獨善可矣何用交友爲哉苟被人之交構而有所撓變則損者雖甚淺劣實未嘗以此自待也然兄

教亦衰世之意也敢不與一家後輩相與警惕耶又聞吾兄以鄙家子弟之未嘗一候爲言云戲言出於思也媿悚媿悚然皆坐質野而少文不能周旋人事之故也如豚犬輩則雖進拜其見識皆不逮無能聽得長者說話者矣兄似未悉此等本色也可呵前日書所謂辨別是非之說孟春書中亦有之未知誰人之言耶使吾兄在朝則歸之是責猶可也今既退矣縱有大於此者恐難容易干預也此自係語默之大節何用呶呶分說耶頃得徐君景輦書亦以寒蟬譏兄已答之如右矣如何

十二月十七日

附玄石答書

垂諭別紙並領抵士威書長幅有以仰見高意今已沛然無礙於向來變節矣三復媿歎不省所言蓋鄙甲子三書乙丑二書雖其辭意未必盡當而大意可知今承所示似猶未燭鄙心之本末故茲敢覲縷非敢有望於或補一二也當初鄙人以係父師之大變其在私情固難與平日相同而恐唯當以略存舊義爲主此乃甘露<sub>壬戌</sub>之論也至於長書往復之後鄙又謂今日事節層加不啻數倍而然其大體恐亦終不當至於告絕故遂有前書矣



何者九丈雖或無狀似無自己做出之理不過得於傳聞之誑誤及值此會不加裁正向人子亂說方為無謂耳鄙見兄之可怒於九丈如內外山嶽及往復諸說皆出於長者手筆明白真實無可遷就者舉以為辭彼亦自知其失矣今乃必以木川通文沃儒上章為斷案以為相絕之舉凡此曲折計亦不無根據要之恐亦出於中間想像臆度之端而別無目見耳聽之事則是遵何義哉自有此事來尋常為兄思慮憂歎靡所不屈每擬以明道之論納拜見二程全書夫子之待原壤見禮伊川之論

薄昭見全書諸條奉稟庶幾因此有所思繹賜教而竊聞兄乃以何人斯王氏說為據然詳其歸趣又未嘗不在於忠厚則亦與所處異矣大抵鄙意兄之於九丈私情雖替而猶保舊義正為斟酌善處於父師之間而自與忘親事讎忍心害理之科不同以此前日所為極論君臣師弟之義許多說話皆由於是今已為空言矣然而近日適閱論語以直報怨章所載或問之說於其末端所謂權輕重而處之者不覺反復長吁而已長幅所論前後公私之說益荷警策第當時碍文諸失獨在於九丈

明齋遺稿 卷十一  
茲以每切慨然到今吾兄所處之過重揆以鄙見  
反有甚焉故自不得不爲左右一言耳至於世道  
黨論之益乖將成國家無窮之巨患誠有不勝憂  
者然此既不能爲 君父進忠又不能爲長者獻  
規是亦無如之何矣昔者明道先生力爭新法降  
補外官一時中外爲之扼腕奮罵而其言只曰吾  
輩與有其責又曰參政之學如捕風捉影未嘗以  
此上告下說明目張膽極言而排之則况於鄙人  
以立異分黨得罪於朝廷不啻明道之所遭者其  
敢妄效云云耶此則抵鄙後紙亦蒙矜察矣爲今

之計唯以桑榆餘景緝繹古書保守本心不失天  
賦公平之理不爲國家助成朋比之習雖未有補  
於世道庶可自勉於一身此外無他念也○師生  
之義往歲六月書自謂盡之今以必不如此爲教  
殊未分曉豈欲不加直斥故耶時論一款非徒兄  
教爲然頃者輔姪來見以爲學儒輩方肆誣人之  
舉而不此之論獨咎少流恐未得平此言却好商  
量蓋鄙意非有放過於彼輩特爲所謂士類者猶  
不免挾私輕動而言意固無偏而語猶淡滯今亦  
自覺其過矣所論於尤丈事不能透得云者勢自

至此鄙不唯無兄所遭東西相隔聞見事情全不關涉雖或從人傳聞所謂心術隱微之病亦難一朝果然輕信矣蓋此乃極層事與前日泛及長者氣質事爲上病痛時不同也竊念左右輾轉蓄疑有此古所罕有之舉想非偶然計世亦多是之矣然似聞一二議者以爲此論在他人則猶可在某有私嫌有師分者則恐尤不可是必自謂本源所發有異於人亦豈能盡保其一從天理流出耶未知此說於高意如何適有所聞故不敢不及耳前書所教沛然無礙云者令人惶恐鄙人今日直是

窮極無轉身之路只得自守一隅而已有何沛然意思耶末端所示議者之言以爲豈能盡保其一從天理流出者極其警切敢不終身佩服以自勉耶至於所謂在他人則猶可在某則不可云者尤爲恐悚昨所仰復於高明者只因吾兄之俯叩而不得不復者也於他處則固未嘗開喙矣非敢自我向人有說話也然自此當益知所戒矣前抵士威書中所謂本末前後云云者非謂吾兄於論尤翁事有前後之異也而乃有多少開諭恐錯認鄙意也今不敢煩縷當俟早晚面罄耳其餘欲更承訂誨者無限而尚不能盡

意徒有奉累之懼故終不敢焉何當一奉豁此胃臆耶既有所教又不敢不略復唯乞心諒

丙寅

所謂新聞云者比來所傳鄙人有書於高明有云云者也見士元書則兄問於鎮川而鎮川以爲不知云吾所不知兄所不知所謂傳言之鎮川亦不知則其爲中間訛言僂可知矣然打訛者必以歸之於與兄往復則此必欲並兄而累之也鄙人之奉累者轉轉至此寧欲斷絕書尺使人無得以爲言而今亦不能遽已尤用媿歎士元又傳兄教以爲癸丑秋曹門外時有何往復云而鄙人則未能記憶豈以先人行狀

中語而及之耶抑以尤翁抵兄書語而及之耶俱未省識然流言者豈必待有苗脉而爲之耶鄉中亦有一二說全無苗脉者恐將不止於此只得任之而已奈何

金玉爾音悠悠歲換雖云相忘於江湖寧不悵然即茲新元伏惟侍歡萬祉道體春生又增瞻仰第頃因令姪泰慶甫聞向來頗有愆候至於近城尋醫殊切奉慮然想已快祛矣搔病與衰添常事無怪而眼疼一證隔著簡編縱使鑽研不輟猶懼義理之難精况直此兀坐任其鹵莽而已耶良可憐歎杜蟄以來不

得省墓已五歲矣必欲趁今寒食歸掃而又聞姓名復掛臺章此時往來近畿誠有不敢安者以此末由爲出頭計私情切悶何以勝喻本欲稍得出場而後動而事端日生未知其期特以蹤迹之難而不敢省掃亦未知於義理如何幸須指教早晚面承之僂亦日以蹉遷凡百疑晦無與發部亦復奈何因僂修候何能盡意所希剛健篤寶輝光日新以慰區區遠誠

丁卯正月二十九日

浹月之間連得三書慰豁何可量也第審道體多愆迄未快安雖云衰境例患豈任貢慮所教昔賢講學

進德之意常時豈不服膺承此提撕益覺感發祇恨病螫無由面奉以豁此滯習也奈何懷川疏本其爲構捏有不忍正視者固知北人沃人文字皆根於此而亦不料其手自出之也貽辱亾親己不暇言而使也至於此極莫非不肖無狀之罪只自疚痛而已更何言哉安安能遷之教只恐遷後錯了恐不如固守本分之爲免於添戾也未知今後亦無變於向前否幸更思而教之雖迷不卽悟尚有所持循者而不至一向徑情走作也顯道士威諸友有辨章之意皆以高明之教見示鄙意則有不然者昨已略復於諸友

或已關聽也門生辨誣古無可据唯延平丁亥疏近之而猶在數季之後未嘗急迫對舉也昨不得已勸諸友雖已定計猶當從容講討且以熟講於座下俾義理事情少無未盡而後為之遲之不妨也未知諸友之意果以為如何也幸乞指導之俾免於尤悔如何第念此事豈門生子孫之所可私也只畢竟為門下之累也舍弟處義之道極荷垂念非無變計也只不欲遽自恩恩耳義理難明隨處滯吝而離索窮陋實為可懼唯願勿忘提警振德之切祝切祝

三月十日

附玄石書

疏議鄙意朝廷未必見此有所明辨而遭此大關節有子弟有門生而終不使先庭德義學術與某人<sup>缺</sup>不啻冰炭之指未知於道理大體果何如也但疏辭所宜十分稱停只得開陳辨釋於本疏之所及而已切不可更為攻斥觸激之語使今公議之痛惜者變成齊楚得失之歎而無所底定也况尤而效之決非善理第未知孰任其責也使人嚮慮不能已

所教辨疏之義謹悉諸友果犯高明之所慮激起駭浪無有津津更何言哉當初鄙見以為辨誣事小憂

國事大者蓋慮乎此而不能至誠相挽以至於此終始罪戾萬殞難贖而尚爾偃息自在寢食靡安唯日夜速蒙勘罪少安私分是願是侯而已然不辨則已既辨則辭事之所及自有不得以回互之者唯不敢欺心以欺天耳若有一毫涉欺字則真是效尤未知明見以爲如何昨稟省墓之行開示委曲良感至意顯道蒙 譴時 聖旨特舉賤名辭意嚴切而比聞諸疏繼上火色益熾思欲及端陽歸掃以爲永辭先壠之計而女婿葬期迫近未遑遠出秋夕則安能遠期數月恨不能於寒食冒昧上去也仄聞寓居相去

不遠若遂私計可得承誨之便而正亦難必重可悵然人心世道一至於此如鄙人則已矣亦不得不爲

執事憂之書不盡意惟在心諒

丁卯四月二十一日

今番疏事誠不無觸激者然自有此事以來四年之間此邊無一言半辭而一事未畢又生一事皆自彼轉起事端誰所觸激而至於此極耶雖微今番疏事豈止此耶齊楚得失之論方將爲一世之公議而欺天罔人恬不爲怪栗翁所謂天地間正氣消盡者不免爲吾兄誦之如何

前教中和舊說之諭畱繹至今未能透悟若非泛

論者則更乞賜一轉語如何牛栗門下文字只如前日所裛而已今只當就此收殺耳幸須定爲成書如有副本幸望嘉惠也又有所控我東儒先遺文先人曾欲依近思門類抄成一編者高明曾已知之矣不肖有意焉而竟未克就吾兄未可成之耶此事殊非閒漫之比若果成得其爲後學之幸實不淺鮮而兄善於編摩不過拚時月工夫未知兄意以爲如何千萬加意焉聞有靜菴季譜及序幸投示前得湖南刊本而譜與序未備故敢此經夏涉秋信息難憑悠悠馳仰何日可弛即惟新涼

道履清福拯自顯道謫去之後日俟同坐少安私分而尚爾任便寢食靡寧加以眼昏如霧凡百拋荒志隨氣衰無可言者向因成汝剛所傳聞兄謂於近日事未免依違云極用瞿然拯之前後謬妄已蒙前後砭切有何依違之端若先人事則高明之所洞悉宜無依違於其間者而所傳如此無乃傳者之誤耶不然則懷川門疏說話儘能壽張無乃高明或不免有所聽瑩者耶彼疏所謂閃奸打訛四字真箇自道而善自形容然自有漏露掩不得者矣脫有所疑如過慮者則幸無惜一一摘示如何謹當一一辨核以請



裁教也如是仰質誠似妄率而今日斯文之望唯在於吾兄安敢含糊隱忍畏忌罪戾以自外於提誨耶千萬心諒預擬趁今秋夕作省墓之行則聞新寓去墓下不遠可幸有承誨之便而又以賤疾臨發班如霜露私情有不自堪而一瀉蘊結以開迷吝宿計乖墜似亦有數者存焉奈何

八月九日

見彼疏者多有疑惑昔應溉之以緇髮詆栗谷仁弘之以殺士誣牛溪當時人孰不知其為構捏而遂成一邊之口實至今為稷讒人之效良可痛心今此先人之謫亦將如此初因不肖之妄謬轉至

於此尚誰咎哉尚誰咎哉兄若有不免於疑晦處則須勿以逼切為憚而悉言之使弟得以一一痛辨如何今日於朝廷則不可更與爭論重犯兩掌之罪也於士林間則亦不可不洞明虛實以曉後人非為一時之計也千萬矜察而回教之幸甚

昨自如督郵過傳執事方以進退為憂而前溪泛艇閒趣則可掬向風增懷正爾憧憧匪意忽承去晦手札披玩慰豁不啻濯熱 寵命進擢士林之慶而乃若其時則視當初一出之際又加難矣書中云云豈以 慈候彌留國家憂遑控煩為未安耶然義情之

間先賢之所嘗鄭重焉者寧可又使入而後量耶愚慮耿耿不敢不略布未知以爲如何拯危會非輕兩子俱經死境煎撓度日者七十餘日而近方小定矣蒙荷至意特垂念問感戰感戰門中喪慘荐並悲憊又甚頓覺衰病之添倍棲蟄墳庵唯以枕席爲伴耳當此衰暮之境雖痛自提掇猶恐其頽壞矧爲意外憂患所汨亂如此無可言者前書所教先稿雖微俯勤固當就正方繕寫一本秋間庶可仰呈矣前此或恐煩於人眼以爲吹索之資遷延至此到今衰病日淡而人事難期方覺瞿然春間初欲久留墓下一經

勘定者宿計也而竟以蹤迹之難僂不得遂意常切私悶而已千萬遞中不能盡意

戊辰六月六日

孟子之不動心以有知言養氣之功耳若知得未盡明而養得未盡剛則安能無疑懼也揆路獨當世道牽挽必至然在岸上猶可掬人同溺無謂也如何蟄分不宜妄論事而於高明不敢不盡其愚恐添罪戾悚仄悚仄

近日事豈勝驚愕自古儒者之出世未有如今番之狼狽者天寶爲之謂之何哉仄聞待命於江上又聞濡滯於高陽未審體中則無恙否區區馳遡頃者

所進冊子及今所陳袖劄如有副本竊願得見未知如何病且乘忙他未暇詳所祝秋陽爲道加護

公月一日

昨在京從姪輩得一文字謄示以爲懷川與李喜朝問答也未知曾經覽否春初奉會時未蒙語及曾聞李於門下甚親宜無所隱豈猶有隔膜耶或疑其中語及牛溪處與近來流傳之言有些詳略此則未知如何高明權度見此後亦無低仰否纔得見敢此略稟未暇一一追當申復

客有自北過類言從者動靜唯久未承札翰是鬱比來霜冷道體何如懸仰不已曾因風使忙修小狀且

有所控矣關聽否五條劄目尚未得見想以畱中之故不欲出副本耳兩相猶在梅棘蓋天意未能釋然也未知前頭事更如何前日以國恤卒哭前禮節有所仰復矣今又有數段疑處別紙具稟幸更賜訂教如何值行處輒覺疑晦學之不講類如是誠可懼也士威竟喪其獨子令人慘痛不忍想豈所謂一箇不好運氣相關故耶重可咄咄搔病陋苟免而貽辱於亾親者愈往罔極其所醜詬構誣不忍正視自痛之外更何言哉千萬加護以幸斯道

九月二日

昨因坡衙使得承九月廿八惠書具審其時起居與

多少示諭慰感難勝比來陰沴伏惟道體愆重仄聞  
天心開悟 德音渙發君臣之際乃復如初如日月  
之更固應如此而亦豈非忠誠上格之致也公私瞻  
仰攢誦無已也所教責李之意此實關係執事任道  
之一事非區區不肖之所敢預也第彼中構捏之說  
日出新語其間辭事所及雖高明容或有未悉曲折  
者如有欲見叩者深望勿以爲妨庶得以仰效微衷  
以裨執事知言精義之萬一也如何坡山辨章之議  
鄙意實同盛教昨於成哀至善之問略有所復想或  
關聽也舍弟之行當有承誨之便謹此附候

至月二  
十三日

昨者善山兄弟寄示浦翁行狀其末端引王金饒胡  
以發明之者明白的確真可俟後覽而無疑矣且添  
入自謙之語一款亦不害爲完備而文字恐更有合  
點化處略效鄙見於紙末裁察如何獨來書中辭意  
頗似太過浦翁之爲此豈欲盡廢集註而別立戶庭  
哉其逐章有說者以集註全書在故不復載錄而只  
載已說而已觀其略有歧異處輒以爲未知是否而  
或備一說云云則其兢慎之意可見矣若以此說編  
入於集註之下如饒胡之例則不過爲輯註之一說  
耳有何勢抗力敵不分賓主之疑哉如此下語恐過

當也昔先人嘗謂若就原書中精抄其要切處及集註外一說處作爲一帙以避別書之迹則似好云比觀其書逐章有說間有閒漫沒緊要處頗多若如先人之意抄作一帙則誠好而恨無力可任高明旣爲之狀以明其旨未可爲此老畢此事耶昨復善山書以爲精印十數件以藏勿以廣布者誠如來教可以依行而書中說話則不可煩聽以資游談矣高明亦豈待鄙言耶私慮所及不敢自外乞恕其僭率而商處之幸甚

己巳五月十二日

節屬清和而憂虞滿目雖伏蟄窮谷而或通夕無眠

竊想端居同此懷也頃者僂回謹承前後手帖開誨勤悉感佩何勝第以軍職式別稱拜疏之諭累日思繹鄙見未能信及蓋此屏蟄微分不敢自齒於人事年來誣及先人而終不敢爲仰首一辨之計雖前以爲罪而今以爲證皆外事耳雖若不同自微分言之未始有異也今只爲區區自明非有職名引罪之事而無端露章未知如何况今禍及淵源斯文喪矣萬事皆無可言即今鄙意則只得以罪自處以分自靖而已雖終未有自白之路而知之者則知之矣雖得罪於不知者亦復奈何平生以屏蟄自守而末乃遭

罹指日向來又以無辨自守而轉又纏此狼狽似亦有命於其間奈何昨復顯道書略及此意且言欲更仰復於執事而未能之意矣或得關聽否士元已歸嗣音亦不易極可悵鬱第更賜體諒如有更教者幸勿惜因俊略示也京外儒疏誠如高明所教且以參牽於近事之故見諸疏所辨說不能到底只得歸於文具而已何補之有君輔昨見抵從弟子敬書亦有云云而第無決辭矣朋友之爲我憂者皆出於誠意感結淡矣而所見各異或至有背馳者信乎義理之無形而人見之難齊也擇善而精義實未易益歎索

居之爲陋奈何

閏月二十一日

頃於宋生之歸得承手札且領誨諭之意慰感無已所示待命之事初聞甚駭徐而思之亦何至於此其後更未有聞未知果出於誤傳耶抑事機有中寢者耶第切慮仰拯自遭士元喪後心神忽忽尚不能自定豈料生世乃見如此事殄瘁之悲豈獨私痛而已老病人事末由往慰老姊悲鬱亦不可言耽羅之行未半而忽被後命於中路舊義所在不覺慘然丁卯春以前情義雖絕而猶有無我負人之心不欲以薄而自處矣及其手疏之後覺此意思都盡而顯

道疏中所謂摺撫齟齬甚於仇讎之語則猶以為太過矣至其與李喜朝問答者出則真箇甚於仇讎矣其語及先人處用意誣捏多有不忍見者以此今其南去也或有勸其往訣略存終始者其柩歸也又有欲其一哭者而終不能強枉吾心而苟為形跡未知或者之言與區區自處之義孰得孰失耶事未預講只得徑情而行未知高明以為如何事雖已過願詳思見教以開迷塗幸甚且聞其臨命之日作訣書於執事云未知亦有說話否其告沙翁墓文想亦得覽要以此為身後定論蓋至此而極矣未知此禍之流

將何所究竟耶時事絕無得聞之路亦未知將稅駕於何地相望杳然無因一握抒吐多少奈何己巳

附玄石答書

所詢處義曲折豈所堪當區區愚慮固已仰效於此事未甚潰裂之前及其甚潰幾無著手處則非但兄之不用吾言采亦不能為兄忠謀蓋事不經見了無古今之有證以采謏劣又何敢別生新義妄有云云耶第當初頭心語於口舉世雖曰父與師孰重然其怨德之報宜亦有所斟量自我起事辭且不審無乃有犯分凌節之咎乎此所以猶有

前後累書而不已者也長者之疏出於意外繼有羅韓之辨紛然並立固不足為輕重而最後得觀李姪問答辭意多涉於無謂采亦不能專守舊見此又所以去歲承誨只以勿及懷川事奉規者也時事大變人心乖隔雖有楚山後命議者自相參差然如采者情義既不淺遠外承計益切慘怛不復置意於平日議論之異同矣亦嘗為兄思之當其喪歸也特以舊義大禍略為之望哭恐與前日處義或不甚礙近與一士友言若為一文字祭告墓前具道彼此幽蘊庶幾無憾於幽明亦似有

理第以終無古義可證不敢質言也蓋龜山嘗論孟子臣視君如仇讎之說卒以君子豈處其薄為言今日雖動持以父重之義抑有可以相通者否耶所謂訣書但舉孝廟當日責以明天理正人心之意而不及於事蓋欲使我明知近日所處之本源來歷而已似無他連也庚午元月五日尤翁聞士元死極加痛傷深恨其不及識面又於文字中刪去嘗及士元者想已聞之又聞李令擇之曾作書爭虜陣事曰誠與鄙聞有異其何以有此言耶答曰當時只憑滄洲語若如來說吾亦何



敢自是云此段似非誤傳敢反之

昨承正月五日惠書獲審台體起居履新增福區區瞻慰難以言喻所諭多少感戢至意不知所以仰謝也既往皆無可言唯今日處義之道鄙意則只如前書而兄教又如此未知得失又何在耶所教爲一文字具論彼此幽蘊者累日思繹未得其說蓋彼中數季以來所以構虛捏無以詆先人者無所不至幽明之間彼此方寸無可隱掩只於此處著何說話耶前者兄教使我摧謝之時則猶有可以善處道理而到今則直是窮極無去處矣幸更思之如何坡邑時蒙

誨以勿及懷川者其時未見李喜朝問答也兄豈忘之耶其時若已得見則當一一奉勘於高明安能默受勿及之誨而已耶李擇之所辨曾未得聞承示甚幸然此事兄意以爲如何此在鄙人分上猶有不當索言者而於吾兄知言精義之功則所係不少故敢略稟焉且所諭羅韓之疏紛然並立云者亦恐太無分別顯道之疏高明以爲太激則猶之可也其中果有一事一語之不實者耶若乃懷川門疏則都是打訛耳今比而同之不亦苦痛耶妄謂高明久已昭晰於此矣不料於此一大節猶未免僮侗境界也高明

明齋遺稿 卷十一  
試以癸丑抵兄一書參勸於其門疏則其前後捏構之迹箇箇可見而餘可推知矣幸深察焉拯衰病日甚從今只得閉戶兀坐以盡餘日而已更無可言奈何奈何  
庚壬二月

附玄石答書

采前月間歸侍親側人有傳言洛下消息於吾兩家辭說紛紜殆若向來遺套心甚怪訝莫知其故只得屏侯而已及承盛諭辭嚴意懇不翅提耳苟非老兄德義之至何以及此益切感戰不知所謝也鄙意固以李姪問答以後爲高明所處之不得

不然而直到去歲事傳聞慘怛猶有一念以謂如使昔賢當之豈或於其間更有遇變斟酌之道能與平日所處不相妨奪者否乎既以自思且不免乍動於士友之言而適會承兄俯詢似若有所相符故乃敢率爾薦聞矣所論首尾殊涉煩妄而然其大要自謂皆爲未定之辭反以請裁於高明則初非據爲正理奉以相勉者亦可推見乃蒙鑄諭益用媿悚第於指導開釋之下雖甚固陋豈不欲一一仰對以卒受鉗鎚之施而義固未哲辭又難善偶考程夫子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

之語不覺惕然動心方且自悔前書之不暇其何  
敢申加辨論騰播中外以取世人之指點而循己  
往之覆轍也愚意今日處義恐難易此不審老兄  
以爲如何區區立心自量性昏祇欲求牖於當世  
一二師友者斯已勤矣不料到今白首無成公私  
狼狽又且輾轉未契於門下誠亦窮命所關也然  
而向後如這外至之患則得以未死餘日反躬讀  
書分寸窺斑庶幾再承高誨以遂宿願者其於今  
日得失同異之辨又豈淡患於不終釋耶如何  
所諭坡邑語誠是矣比來精昏已極殊未照管非

但此也海上追幅亦有一二可以仰復者而當時  
行忙未遑再閱只以本書大意舉似益覺悚歎

庚午

四月十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一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書

與朴和叔

前日憑襦修敬又有一狀答謝慰問矣悉得關聽否  
 其間有些仰復者不免徑情妄論追思悚仄然此亦  
 一段義理有疑有懷安能無講質評訂之端而凡有  
 異同傍觀者例視為彼此輒作唇舌之資此殊可歎  
 適有所稟在別幅憑申起居五月十日  
 昨因遞便修候矣即自東村傳致去月十三念日兩  
 度惠書欣審初炎侍奉外道體清福區區瞻慰不任

遠誠且承滿紙縷縷盛意所在藹然可見令人感悚  
欽服不能已已近來曉曉之說此亦聞之久矣而亦  
莫知其故矣向者仰復也從弟子敬淡以此際閒往  
復爲不宜而鄙意以爲從前懼爲兄累不能隨遇仰  
曩使高明之鑑猶有所未盡悉者又若可悔故終不  
能自止矣今蒙特賜開釋曉然知前教之出於偶爾  
而懲忿往轍務盡誠意者又亦鄙人心中之事也三  
復歎仰言不能盡喻也第書末所謂輾轉未契者何  
其下語之太重耶今所講者亦一段義理耳譬如稱  
物前却其錘要歸於使衡平停而已其未得衡平之

前或前或却何害於求平之同耶衡之稱物則人所  
易見故其前却者不待爭而可明唯義理則無形故  
過者已過而猶恐其不及不及者不及而猶恐其過  
所以不免於有爭也然其爭也非他唯求其得義理  
之十分正當處耳此則同耳雖相持不決何害於其  
志之同耶一朝得其正當處則過者裁之不及者引  
之皆得其所欲而向來所爭不覺其失去矣設令人  
見有限終未得歸一其志之同則猶前耳有何輾轉  
之憂耶此於鄙意淡所未安且後書所謂神後之巫  
鼓云者豈亦栗翁所謂祭後芻狗之意耶然栗翁時

則乃朝廷論議故有不得自由者矣今此曉曉者只是中間交亂之言耳唯吾兩間無他事則彼當自熄耳安有無根本而有枝葉者耶所教海濱山間亦皆遍滿云者未知孰張皇是而乃至於此耶然吾輩今日一言一事輒騰人口舌子敬之言良是雖欲悔之而無及矣大抵同異彼此隨處睽分紛紜乖角已成風俗悠悠世道此何人哉矧今欲使鄙人見阻於門下以立一邊議論者亦不無其人則哆侈緝翩槩可想矣然兄與我既皆知悔當加慎愆又知其如此而有以待之則人之爲言胡得焉兄既提及於此故敢

略陳其固陋未知以爲如何拯衰病日淡而比又添憊常事無足怪而最是眼昏且疼之證非久將成旨廢矣奈何千萬紙盡只此暑熱方盛唯乞爲道加護以慰馳仰

庚午五月十六日

附玄石答書

庚午九月十二日

鳴鶴所托書昨始承見再三披玩辭旨勤篤不啻親奉聲咳然使人感戰不知所謝權衡之喻大槩說出所爭者公之義親切的當殆發前人之未發矣講論之家苟能相與立心如此其間意見雖有參差必不至於角立忿爭之患而今則不然各主

私意自謂獨得其中正底道理驅人於曰偏曰邪之域斷不少貸則其應之者亦安能隨所遭值忿怒察理處得其當以異於彼之爲乎惟是之故其勢每至兩邊角立了無自反求益之道並與親愛舊故而爲之助遂成變觸此誠當世之極弊也不意今日猥蒙老兄志存懲愆旣已淡燭而明譬之以及於鄙人根本枝葉要亦不外其爲欣幸固難勝言第惟智及仁守聖門大訓學者之所共傳然而多見古人平日讀書閱理非不儘好及到遇事著己稍緊重處依舊纏繞不下或乃過於其則此

雖與角立忿爭者不同其在吾輩所當屢繹而加勉庶絕其苗脉不審老兄以爲如何似聞昨膺憲除未知其果然否此正士友嚮風之徒素所淡念者關係頗重恐不宜容易處之其將何以爲計蓋想時人之必爲是舉固亦慕高明不出之義矣然其主意實在於嘗與懷川爲敵一罪一用要爲相輕也大矣又於去歲據爲黜享伸驪之證者尤可因此而力辨若非今日說得十分明白痛快以破其欺罔污穢之端則先誣已誑計卒無以自釋於一世紛紛曉曉愈往而愈甚矣凡茲曲折亦知老

兄心裏商量爛熟係無未盡之歎特以如鄙癘病  
目見世道淪喪斯文潰裂悶鬱輾轉覓死無路適  
聞是報又意所遭不細得失利病之幾間不容髮  
未必不爲異日訾議者之關楨茲用冒告幸乞恕  
其狂僭而進退之

頃於李坡州之歸得承惠札繼而姪子拜牀下而歸  
傳所蒙誨語又自拙弟所傳送去旬後惠復書前後  
感荷何以盡喻最後所教其垂念於鄙事者至勤而  
得承於鄙疏已呈之後追切瞿然未知果無倍於高  
明之見否鄙疏下一半只以引罪自劾爲主不料

聖旨之嚴切至此惶悚何可言聞臺章繼作束裝待  
命者又十許日而更未聞指揮未知何故也復書中  
加勉之教敢不服膺海西之行未知果在何間耶天  
氣已寒惟乞對時加護以慰瞻仰

庚午十月十一日

頃因僂修一狀矣即於遞中得承惠書伏審暑熱以  
後侍奉外起居萬祉瞻慰不容喻下示遞遷之禮以  
最長房傍題奉祀已著於疑禮問解此中亦已依此  
遵行矣汝中所傳恐是別有曲折而昏未記得當更  
審之耳拯今夏眼暗頓甚昏昏度日而悲疚在中逢  
秋愈苦餘無足言者春間趙善山汝常轉示兄別紙



而使跋浦老遺書謹悉教意之所在矣第使此老之意在於別成一書以易集註章句則都無可說此則不然只因集註章句之意而爲之推說而已不過如饒雙峯陳新安之爲耳其逐章者亦與逐章下小註一般耳饒陳之說想其自爲一書之時則亦應如此樣而已後來採入於小註之後始不見其別書之迹矣此所謂逐章亦何以異此耶其中或有異同處者亦不過如雙峯而然亦不多矣此却何害於尊經衛道之義耶向者恩恩未及面稟今以略布鄙見幸加商量如蒙印可則幸勿讓如何鄙人文辭拙陋已分

不敢爲傳後文字而汝常則恐未見諒故敢此縷縷

耳千萬何能盡唯祝秋涼道體加衛

辛未閏七月十九日

浦翁文字來教之於鄙見可謂大同而小異殊以爲幸至於抄刪則亦先人之所嘗言者而非但學庸統說之爲難論孟說亦未容易蓋己自成書後人誠難爲之犯手似畢竟只得依高明所教上一段之意而已爲學之方紙頭所標居敬窮理固是爲學之兩端而受之應仲二段只是初學功程滄洲又諭至語錄諸段只論立志務實用力等事今以居敬窮理四字排定恐或未甚安穩如終日乾乾之輾轉推上也鄙

見如此未知如何

壬甲

匪意伏承勻下札伏審造朝以後勻體起居神相萬社區區感慰不任下誠所教進退之不得如意鄙人固已料之矣蓋當初舍弟獲拜而歸爲傳勻意欲依懷老之規爲禡職入對之計鄙人即與舍弟言此必不成當時懷老則非但自 上常屈意從之自大臣侍從以下莫不爲之左右奉承故其出入屈伸無不如其意者今執事則其於 上下之交寧有如此形勢而可擬之耶於是心知其必不免而既入之後則其退自難容易爲之憂厲不翅在己思欲以一言略

效愚見而旋念草莽賤螻已無當世之意區區空言實爲無益於世道而有害於私分以此欲吐還吞以至於今矣茲蒙手書致意申以別幅爲言彼此出處之宜復有隨事警誨之教三復以還不勝感激如此而猶欲括囊則實負平生從遊之義茲敢就勻示所及略布心中所蘊以備高明之裁擇其說在別紙幸須諒察拯五朔未遞疏狀煩瀆惶悶罔涯紙末所教駭恐萬萬劉珙晦翁之論所不敢當而聽松所引文立程瓊之事真古人知心之契也幸力加主張不爲浮議所撓俾鄙人終得免於大狼狽之境唯執事是

恃耳妨賢病國之諭豈戲耶安有是理千萬惟乞爲

國爲道加護鼎茵以副具瞻

甲戌七月十三日

竊觀四劄所論皆出於經傳格言其所以引君當道之意變易世道之計可謂至矣曷勝敬歎第惟欲救病者必究其源委高明以爲今日世道之至於此極者其源果在於何處耶爲今之計所當窮此病源一撤其膜然後直道立公議行百事可做而黨論之消庶可望矣不然而苟爲和泥帶水彌縫遮過之計則亦將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同歸於亂而已高明其亦念及於此耶今日黨論若以

一張大誥而可消則有是哉子之迂也此何異於以結繩之政而治亂秦之緒者耶果爲此必一握爲笑矣恐不如己之而從事於實地也如何此事特承提教故亦特復如此其餘雖有所欲言固未暇一一唯右所謂病源者似不可不畢其說而在鄙人又有不敢言者高明可以默會之矣此是鄙人一片赤心爲執事輸瀉者若鼻傷人一眼則其爲鄙人之禍不翅前日鄙人之出位犯分輕犯世禍之譏固不自恤而慮亦或爲執事之累也乞一覽而卽裂去之幸甚

末端所論扶弱抑強混被指目之語鄙人深有不釋然於心者向來事兄與懷老去就論議不合而後指目生焉當時士類如趙光甫輩亦只隨執事之後而已今欲棄疾於人而超然自脫恐當時士類之心不能厭也甲子以後則鄙人實當之非敢有一毫推諉之計也實恐執事之此心即出於和泥帶水彌縫遮過之意恐是病根故不敢避嫌而言之幸猛省之也鄙言如不是亦乞勿惜鐫諭儒者之得位莫盛於近世而其取敗亦相當焉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正己而後可以格君無私而

後可以服人受言而後可以知闕失如是而行之以至誠儻或庶幾焉懲前毖後一變前轍去浮偽而務忠實先行義而後談論易危險之風俗為安平之世道然後方可言內修外攘之功祈天永命之道矣略效愚見以備財擇未知高明以為如何

此一紙前書時欲效而未果者也今以並呈

別紙既書而更思之則終非屏螫者之所敢言而言亦過時大詰已頌懷論方張恐無所及恨不得於常時講討到底也開閉數四竟不免還寢當蒙默諒而垂恕也然隨事警誨之教即武侯勤攻吾闕之意也苟以此心

求之則必有爭門而來告者矣亦奚待屏螫者之出  
位容喙為哉千萬心諒

八月六日

附玄石書

到延曙日宋君來傳惠書開緘感慰實非平日比  
也庚熱方肆未委靜履起居對膺萬祉否鄙因屢  
辭不許更為進次近郊遞職入對之計矣竟被敦  
勉大禮已迫不免趁期入城旋以引見時窘步闕  
庭遂致宿患復逞痛卧旅邸今將半月蓋欲行  
世子相見禮申對乞退而歸矣又適遭 坤宮愆  
候而亦不得參起居之班進退維谷罔知所措苟

欲務遂初計則非但留疏徑歸有所未安雖還家  
之後距京不甚遠假令朝家要用前例而 召之  
其勢益難又諸議朝廷草創鼎位空虛若纔到而  
旋歸則國事瓦裂不如初不到之為愈也此亦不  
可不念尤增悶蹙也大抵頃進四劄皆說目前大  
弊冀 上加意而惟消朋黨一條欲請以一大詰  
頒示八方仍行調劑於其間蓋視他時此或可以  
得力故也未知如何幸乞隨事警誨千萬  
向來密疏只以難接北使為辭職之肯綮第不得  
不仍及癸亥啓劄萬言疏等意 聖批亦多奮慨

語豈非所謂一大事者而只以衰病無才力莫能承當不勝痛恨也唯念消朋黨一款苟或透出略有寅協之漸則却可轉以用力於修兵固圉之計然恐無其日也所諭出處之計謹領崇旨如以昔年規模言之尤老雖逝自當力陳於上前與兄戮力王室爲今日第一義而兄既於彼時不出中間又有懷川之事其勢尤似隔礙故不敢自遂方切悶然耳似聞時議亾論朝紳儒士皆思所以乘此新化爲兄命德進秩之舉則羣情可見第聞吏參之日亦有一宰以爲今日朝廷方伸閱金諸公

而於其曾所陳達之意終至廢格不行是爲不可之大者云則其勢轉艱茲亦不能有所相助蓋彼劉共甫不薦晦翁之舊套也是皆竊欲奉承兄垂示之勤又慮其更致潰裂之象而不知者反以我爲妨賢病國則鄙亦狼狽去矣奈何頒賜書物事鄙意若欲與官祿同視一向辭却者恐涉已甚爲其本非重物而例亦無謝 恩一著故也鄙見及此敢復追告

頃者豚兒輩獲拜牀下歸傳德音方切感戰卽於從姪之來又伏承手惠書得審秋涼勻體起居神相萬

社區區瞻慰不任遠誠第承有退歸之語固知其難  
久於朝而然不謂遽爾豈有所不安者耶公私仰慮  
又不能己已拯意謂史官復命之後當蒙恩許  
遞免矣側聽旬日尚未有處分又增惶惑罔知所  
措欲又拜疏而批答之下輒煩近侍傳諭以此惶  
恐不敢爲拜疏計方欲更呈病狀以冀轉達而已惶  
蹙悶迫何以形喻書中所教勤加軫念有此誨導不  
勝銘佩之至第所謂常理正法自是儒者出處鄙人  
之私情既不能以常理自處微分又不容妄冒正法  
非故欲效打乖之道也平生知己如執事者方在相

位都俞之際若有一言以爲某之平生所守上下  
之所共知不宜強迫寧許其守分以終其身亦聖  
朝成物之一道也如此則言公而義當聖主豈不  
賜開允而於公於私豈不幸甚何不可得力之有哉  
此非鄙人之私言也自易蠱之上九傳以下至聖學  
輯要用賢一款已設多少層級安有一名以士則不  
問大小高下直驅之以一律之理哉執事面教於兒  
子以爲一進登對陳情辭退爲可云人亦多有以此  
勸之者然世安有一番呈面之出處乎進不足以仰  
答國恩退不免於自喪本分於義無所據於事無

所當只得蹭蹬狼狽貽辱於朝廷而已愚實未能曉也所謂前日規模爲高之教不覺悚然鄙人心裏不敢萌一毫自高之意只是首尾惶蹙悶迫而已至此則平日妄謂執事知我者可謂錯了而執事真不我知矣慨歎何已示及介子之言此則真箇先獲敢不益以服膺耶千萬因僂布謝末由盡此心曲唯乞爲時爲道加護鼎茵以慰中外之望若或未僂出城幸於右所言 聖朝成物一款特加意焉陶甄大德沒齒敢忘眼暗不能成字伏惟恕鑑

九月五日

古所謂辭狀規式未能分明退陶集所載則以呈

於政院俾之詮次啓達者爲狀而在京在鄉時皆爲之在鄉時則亦呈於本道轉送于政院今亦有此式耶今則非陳疏則例以奴名呈狀上達文字以奴名代陳實爲未安昔者先人不用奴名直以己名呈之而或云此所志也以臺官而呈於縣官事體不當云先人則不以臺官自處故仍行之矣至於不肖則已稱職名以己名呈於縣道誠亦似倒以此不敢遵依先規每從以奴名之例矣今欲疏則連章累瀆極涉猥越欲代奴則 聖批之下以奴名仰達亦極猥越若如退翁所行呈狀於政



院自本道轉送之規則極爲平穩而未聞今人有  
行之者未知何故耶幸示教如何雖今無行之者  
而若非朝家所禁而直廢而不行而已則欲據退  
翁所行而講行之亦未知如何亦恐本道及政院  
以無例見怪也凡事不得預講臨事擿墮如此媿  
歎

附玄石書

八月二十四日

令胤袖致七月十三日手書承拜雖晚而感慰實  
多無以爲喻寒事日緊遠惟兄靜履起居萬社區  
區增想鄙人朝來一月輒一痛累十日雖欲有爲

其何暇而及此耶加以一二言計率被上下之  
阻礙茲不獲已欲於陵幸後以終養乞歸假令  
一時得行而厥後必能遞免有不可期第切慮悶  
耳惟兄所遭亦非尋常若是向來官召而已則  
固難撕捱而猶可支吾若今所教尚未識面須  
俟宋朝故事布衣入見云者早夜思量終無可脫  
之勢爲兄前後所執與夫無才力可出等語皆自  
隔遠不得用亦與先庭函丈時事不同蓋彼時一  
退之後未見申召之舉而今則前面日月久長  
決無止歇之勢誠爲難處如弟蹇劣者雖欲效文

程舊轍而又何可以得力耶更乞細加商量毋徒以前日規模爲高而務從常理正法無所打乖也別紙恨不仰讀一快但介子之言以爲身將隱焉用文之者差足有味如何

兒子之歸伏承勻下惠札伏審極寒勻體起居神相萬社區區感慰無任卑誠第昨因過客傳勻駕廿五出城廿六還山未知信然否書中固有不出此月之教而亦不料其遽爾也瞻歎憂慮不能己已拯向來所縻蒙 恩許遞方幸粗安於賤分而兒子倖科憂懼又大比來如得一病也蒙荷眷誼有此多少勤教

媿哉難喻紙末所諭極知謙虛好問之意惓惓無己豈勝感仰終當一布以就正焉只恨從前閒暇時嫌鬧懼煩不能極意講質以有臨事無及之悔也自訟而已千萬虛眩方劇不能一一十一月十五日

靈光祠院之議以鄙家事迄爲其鄉章甫之爭端極可悶然其處儒生又有進稟門下之行敢此附陳鄙意蓋本郡主合享森溪主別建鄙意別建一事當初既有疊設之禁其後又有各尊之嫌決知其不當故竊以爲寧從合享之議則庶幾粗安於私情無悖於公議而其在一郡士林亦當永絕攜

貳之際矣以此每以輟罷新建歸同舊院爲善而別建之人以鄙言爲本家謙辭必以稟定於執事爲言若執事之教亦如鄙言則可以妥帖矣嘗竊聞執事之意以院與祠爲有間此亦不然靈光事體與我尼鄉無異旣奉享祖考則先人之配於祖考在理當然雖以睡隱言之先人配於祖考耳非配於睡隱也睡隱節義之高亦吾家父兄之所慕以祖考之故而爲配於睡隱亦何害也森溪之人以執事之教爲執故本郡之人不敢擅僣有此進稟幸望俯察彼此事理一言以定之如何無論別

建與合享初非不肖之所敢與也而以此一事聞聽甚紛私情悶蹙不得不仰布心腹千萬下諒

附玄石書

所諭解職事豈敢少忽日夕思量殊無善策蓋旣不能陳薦於前只得請遞於後則必有中外妨賢之誦倍於目今泯默之時若以久於銓部請移拜開局如祭酒贊善之類以爲早晚必致之地則不但於兄無所益或恐有意外爭端復成舊套以害於國事莫知其衷雖欲謀忠而不可得則事之不如意乃至於此徒令人憂歎而已鄙前旣黽勉數

月切欲以歸養得請矣中因陪駕落後物議頗峻不免爲到城待罪之計矣有前上萬言疏與廟堂相議之舉勢當待其結局可以占歸事矣

一哥科慶令人倍賀雖近俗情亦在累世之後自爾如此也第聞此友最號力農善養而若復從仕誰當代之乎亦足奉慮向來每以不克解職爲悶枉費許多曲折竟蒙 聖許可謂一時休歇而未知其果長遠否耶鄙只待疏事議處之舉今幾出場可以乞歸而亦不欲爲悻悻之行要不出此月耳前惠別幅必有可以淡規狼狽之跡所補不細

而竟至擿垣冥行之境豈勝媿恨雖還巢之後可以追聞發藥幸乞留意投示也

臘月念後此月人日兩度惠書連得承拜伏審新元勻體起居神相萬社區區瞻慶不任遠誠所諭進退之義真所謂飢飽自知者未入之前猶非他人所能預况既入之後耶未知比日果何以出場第切耿耿而已粟谷別集謂已勘定矣尚未也則可知成書之未易也前所稟此中所錄數條刪去事已蒙刪去否其餘不甚關緊者恐失於多愛刪正似好未知如何疑禮續三冊謹受其所籤標者亦略閱之而去冬以

來眼昏益甚比又虛眩頓劇往往如風燈之欲滅以此日用凡百皆不免拋過如此細字實無看詳之望何不令年少朋友仍爲添刪以成完本耶梁君用功如許而金君校得亦勤只付此二君任之當勝於老昏不翅矣始欲呈還而聞彥暉今春欲下來欲資其力姑畱之耳拯一家喪憾連續悲怛無已時非但眼昏耳亦漸聾心氣凋耗有所思索輒覺其勞百無能爲矣奈何省墓之計必欲於未死之前一遂之而即今無力自致唯得僂即行不能預期也一者承誨正自難得悵如之何舍弟官況有不適者方圖解歸方

知窳谷自是本分辱示先輩舊規益仰謙尊之盛第鄙人亦不敢全變常例懼辱知顧唯僭是媿不謂猶

以爲僞貌也亦爲之一呵

乙亥正月二十日

別紙所教遯院事當初連鄉之儒輕發妄議無故貽辱於先人無所不至私心痛悶而無如之何矣卒賴執事之言得以無事幸甚先人平日之論以諸院之處處配享爲未妥先人既有祠於此鄉則雖微他故亦何必又享於遯院今幸底定何可更以提起耶至於不相薦引之諭兄既知我之心我已知兄之意縱有不知者之外言何足介念而乃

每以縷縷如此耶還用媿悚顯道之意則非以此也乃以執事之於懷川前後所見有不同而尊崇之太過未知於世道何如云耳此則不但顯道之意如此士威亦然然此則當付之百世公議而已要非吾黨之所敢預也先人遺稿雖微盛教尚未能奉證於高明不肖之夙夜耿耿者也曾任往日欲送於士元使之就正矣未及而士元逝去每念無託付處輒爲之愴結常獨以爲與其出而資世人之唇舌不如摺藏而付後來之公議也今承勤教至引劉草堂故事不覺感激當俟釋負居閒之

日委呈竊計耳前日所具別幅再蒙勤索極知好問取善之意所欲仰質者匪他只與顯道諸友之憂略同頃於德涵之過略及之想已略傳矣此非敢有隱於高明只恐已晚矣無益於事而有害於微分故越起至今耳亦從當一布乞心諒又所諭鄙人爲南尹兩相本根之說不覺驚悚曾聞有訛言以爲鄙人抵書於執事論及時事云而有執事在不待鄙人之自明故付之一笑矣今承所諭方知訛言之轉變又如此而至有驚怪憂歎之教則不料執事知我之久且深而不能相悉至於此極

也鄙人之於執事所欲仰質者匪他而猶以屏蟄  
微分似涉時論為懼越趨躡嚙尚不敢發一言况  
於時事則身在局外無由詳其事情有何意見縱  
有意見亦何敢出諸口乎而乃有如許之說耶如  
許之說及於勺座而執事不免為之驚怪則流丸  
不止於區輿而大行於中外亦無怪也自古訛言  
之禍往往陷人於白地訛言之不足又有訛書如  
作書辭及此禍將何所不至耶詩云民之訛言寧  
匪名之類莫之懲此誠苦痛之言也屏蟄賤分庶幾平生無  
怨惡於人而只以不幸為的於一邊之故馴致此

等說話今日於執事之間猶得以分雪如此若至  
毆納於罟獲之後則無如之何矣奈何第此題目  
往復亦怕故來諭亦不以示子姪輩矣此紙亦乞  
默察而即去之如何

附玄石書 甲戌十一月二十六日

遜巖追配事未知何決曾答院生辭語想兄已得  
傳聞也唯父子師弟不可同享之義甚明然則其  
於同配亦然故鄙意如此未知平日諸丈在世時  
其有此等議論否幸為示破今番不克奉薦老兄  
一款自有曲折固知兄之難於出世是不唯素守

然也又慮其爲世道潰裂略如向日羅韓時終非爲兄好事不敢遂意矣因此顯道大加非斥至欲相絕蓋與癸亥北洞之論斥以欲爲驅逐尤菴自專其利者同轍固知此友見識多滯而不謂遽至此也不然筵中或有閒漫論事時何苦何難而不之爲乎令人悶鬱無以自堪夏間人有言兄近日意見一與南尹兩相相合而實爲其本根聞之不覺驚怪及因大哥語及張李兩獄而後知其無是也然聞此說大行於中外又因鄙不薦事而曰某則以此相絕云其爲譁張危險如此不知世道果

何終極也憂歎而已如鄙行止則轉益狼狽雖欲循牆而不可得蓋去八月間乃以陳情歸養上章其在高陽辭職時及今行皆以此爲主意誠以無疾有才則當出而事君無才有疾則當處而養親古今大致然也豈不有據而第今 聖上之過加敦勉無已時至有將母入京之教而所陳諸說輒爲廟堂掣肘無一可行此正難處之大者而況人心世習日益扞掇決無更進之理幸乞量示可救之道千萬

敢有冒告曾見松江八相牛溪先生輒稱老兄台



明齋遺稿卷十二  
兄不廢朋友之誼矣今兄乃以偽尊加我豈時與人漸降自有不可用先輩舊套者耶是亦可謂變例也呵呵且向承有遺我別幅蓋將相規庶幾頂門之一鍼而旋以在京紛紜中輟不送今則病卧鄉廬絕無外人之來參者儻可終賜崇誨以解迷塗否千萬是仰

乙亥正月八日

鳳翎

答徐景輦

鳳翎

離索病伏之中每念四方同志如吾左右者或寡矣思欲一奉清晤豁此鄙吝而山川悠阻不可驟得則亦悵然懷想而已忽於倭中獲承墜翰縷縷滿紙皆

由中之情教也玩繹感歎實不減一場對討也仍審季來守靜味道自得益深區區慰幸又不可勝癸甲錄豈宜靳借於高明只此中藏帙乃先人草本間有手自抄寫者不敢遠離箱篋無他膽本可以奉副想諒此心也未知所欲考見者何說耶若得示下則可以逐條寫呈此中則無他耳目雖煩不妨未知以爲如何近來事何可更言比聞南中一疏竟至上聞直欲翻倒百季公案邪說橫流至於此極斯文之禍將無所不至豈非時運之所關耶昔賢所謂吾徒之力無如之何只得講學修身傳扶大教使後生輩知有

此等道理云者爲今日吾黨之已分內事而如拯者病昏孤陋日以荒墜自家身心亦慄然不知所濟幸老兄因使時惠德音以警振之此區區之至望也衰疾已侵杜門長蟄無由一叩衡門盡此願言之誠奈何賢院重委辭避無路一向因循有若承當每不勝

惶媿也

丁巳三月七日

向於夢寐之外獲接十載顏面一之已幸遂至於再其何感慰如之只恨行李有事不能淹留而賤疾亦未克踵至駐宿之所更做一宵之晤追味緒論倍切向風而已昨爲省墓強疾西行閱月而歸則惠札在

案矣披審多少示意三復之餘不覺感歎何由更獲對面語如見此書也耶衷紙所教極知盛意之出於尋常敢不思奉以周旋耶第當此時節何可憧憧於書札間以重招指目無益於吾道而有害於賤分耶以此鄙意所自靖者只在清誨所謂屏伏尊行之一款而已未知尊兄復何以教我顧念殘生志與氣頽呻吟窮季了無意緒屏伏則有之而尊行則未也日夕慄然思得日從畏友如兄者資其警策振此滯吝而奈此離索何只堪悵想而已仲父所編魯陵誌果有之而未兼本不得遠呈先人上石室書論壬辰

事者則錄在別紙矣尊兄所編成說者亦乞早賜投示如何向來駮機初不可測幸賴 聖意堅定旋即退熄冰霜之極陽未嘗不復未知蒼蒼者竟如何也

三十日

昨自墓下轉至坡山梅翁九十二尚無恙少輩冠童滿室極可慶幸仍得奉覽尊兄昔季長書一通言議洞快令人發蒙斂衽莊誦至于數四也第其中尚齒一款不能無可商量者若只如盛論而已則有何難處事耶無奈晦翁於南康立周程祠而別爲陶靖節以下五賢祠又於滄洲祭先聖也張

邵司馬季大於兩程而位在其下有此二端之故自昔論議未免多歧終至於一境有兩院一院有兩祠者也幸於此更致意焉如何先人之見則以爲晦翁遺規不可忽而兩院事勢終不可不合故欲合設於一處外爲都宮而內立兩祠西祀聽休以下東祀牛粟而講堂齋門則合而爲一如此則合於古而宜於今可久而無弊然亦不得施行而止矣亦未知果如何

移棲窮谷又有年矣人事彌覺僻阻嚮往之誠雖不弛於離索而一字尚不能自致况其他乎每思古人

千里命駕之義未嘗不南望而長懷也今晨梳洗纔  
罷忽見仁鄉二章甫來貺以院中之禮拜承驚媿之  
餘二君袖致盛贖開封披讀次第數紙入手盈懷無  
非所以刮祛昏眸開蕩滯胃者夫何故人之賜勤厚  
至此莊誦感歎言不足以喻此心也來諭首及世道  
而見勗以昔賢故事庸陋後生何敢當何敢當向者  
果被分外 召旨而本情本分惟在屏伏沒齒一句  
若有才學可裨涓埃何苦不進求所以兩盡忠孝者  
而欲退守此一節耶高理想或俯悉而誨示過分爲  
增躐踏至於漆室之私憂則猶有不堪其耿耿者來

諭先獲彼此何殊拯未老先衰季來益以荒墜凡百  
無足言者舊棲初旣偶離新寓又非素計與病弟不  
得相守者將再經年雖有水石之勝有何趣緒先壠  
遠在西畿貧病之故一季一掃亦不能辦而餘季漸  
覺無多方欲經營捲歸守死松楸之計以此難於累  
遷未免姑蹲歲晏幽思倍覺惻慄奈何先銘文字再  
三蒙改修而大體只仍舊貫且屢改多痕終不成完  
好文字奈何此事想欲先聞故敢此略及十袖之惠  
真所謂晚香也三嗅清芬如襲蘭薰千萬紙促只此  
惟祝素履幽貞加護歲寒以副千萬之望

庚申九月二十四日

向來一命之恩或傳有一肅之意淡幸天借邂逅之俊而竟歸虛爲之悵然久之拯分外收召尚今不輟一味惶蹙本情實狀非不罄顛而未蒙上下之垂諒前頭必陷於分義之誅矣窘悶奈何洪寓果是孤青遺躅兼有溪山之趣在鄙陋似亦過分果未得久專昨又捲還舊棲人事棲棲亦一厄也去冬舍弟病幾死僅甦當時聞病急馳來實恐未及於見遽懲離居之遠遂復歸來相守依舊西峯窮谷如往年老兄臨過時所見矣安得更奉清標起此懦慵耶

辛酉

二月十八日

自我夤緣蓬院以後每於春秋輒承墜翰聯牋累幅多少傾倒既媿庸陋之得此於長者而振厲警策之益有不能喻者則又慨然不覺山川之間阻也仍審素履幽貞杖屨無恙其慰瞻仰之私又不可量所教隱峯先生遺事有老兄在顧此區區何足以辱命第其遺文全帙尚未奉覽久欲請於安兄而近來苦未嗣音遷就至今亦甚媿尚德之誠淺也若蒙尊賜得以一寓目焉則固陋之大幸不勝拱俟至於狀文不敢輕議然更求得一文字於和叔使斯文稱述益備則庶幾無憾於傳後矣蓋以先儒故事言之程伯子

既有行狀又有狀後諸敘人各以所見形容之而大  
賢之本末自然完具正不必求備於一手也未知高  
明以爲如何拯苟遺如昨而舍弟痼病之中又得二  
日之瘡日以沉綴此間煎撓何以盡言從弟亦依舊  
同棲守拙安分則有之而有爲則未也三病一谷長  
抱離索之憂光陰易失義理難窮何由一奉清晤豁  
此滯胃也每爲之臨書增悵九月  
地不甚邇而信息時通古人比之比肩者良不虛也  
每奉盛翰長紙短幅輒有警誨而多聞所未聞未嘗  
不心開眼明矧此新裝二帙七冊得於拱俟如渴之

際耶所教縷縷誠非陋劣之所敢當然從當莊誦苟  
有所疑所得亦安敢不以就正於高明也石潭續別  
二集果方屬刊役於湖南蓋和叔之所編輯而積年  
用功者也詩文之外語錄日記及遺言行之雜出於  
傳記者悉合爲一帙和叔之有功於斯文此其大者  
矣曾再三往復於此中而以高居之遠也曾未能仰  
布耳坡山續集二冊則堂姪適按此路故方圖鏤梓  
兩家未畢之事得成於一時豈非士林之幸也先人  
曾爲坡譜後說想一覽之矣亦欲續刊而適值歲歉  
賑政方急淡恐未可必也先人所爲文字淡荷印可

蓋今世得此於人實鮮豈但私感而已至於狀中草  
本山岳之語則果以爭端爲嫌而刪去之矣然近來  
口舌愈多已不敢爲分疏計只得一切任之恨無由  
面承訂誨也彗震諸災之餘北虞遽出未知前頭有  
何緩急也朝廷務爲鎮物若泰然無事者而漆室之  
憂令人夜不能寐奈何

壬戌三月七日

安兄景鎮氏昨自洛過宿共討隱峯先生遺事墓表  
等文字恨不能與老兄鼎坐承誨也忽拜墜翰於其  
夕披豁傾慰有倍他日蓬院久無信息意謂諸君能  
諒我款誠聽我奉讓於老兄而不復虛爲此文具方

以爲幸而乃復不然誠深媿悚書中憂道歎時懼災  
哀民江湖之憂可掬於言外竊谷秋懷正爾慄慄不  
覺三復而悵然也奈何分外蒙被誤 恩一至於此  
既無應 命之具又不得安其賤分自知畢竟死不  
足以塞責未知老兄何以教之舍弟從前病未能仕  
指目可懼固已爲動計不容有前却未免強疾冒赴  
亦不能有久意耳病弟與從弟相繼出去而畱者亦  
且銜 恩與義進退維谷想見笑於大方之家矣乙  
巳錄昔先人在世時曾取俗傳一本略加整頓以爲  
一帙矣被人借去見失因而未能復尋今僉俗本而

不在矣春間實承此教而修敬之際忘未早白追而

思之已無及矣不敏之訟至今在中也

壬戌重九後日

齋郎非所以處賢者縱令應命六十老儒趨蹌末

官有何裨益於國家耶令人慨歎如拯之無似則虛

名上欺恩召絡繹至有史官偕來之寵其為隕

穫何以盡言自量才分決不能堪當故不得不守虞

人溝壑之義抵死顛免方冀幸聖慈之有以憐許

之耳惟是世祿之臣受恩罔極而未有報效之路

虛蒙敬禮永負忠孝此為臣子之大罪中宵撫躬慨

然自悼而已奈何朴和叔入城已一月矣為出當世

道之計公私憂喜令人夜不能寐有書勸我責以君

臣分義不可一向堅坐鄙見則以為誠有其才而直

愛身自私不肯出仕則誠悖於分義矣若進無所為

退失所守畢竟狼狽無據則其所以求伸分義者非

適以貽辱於朝廷耶以此自畫不敢變計未知高明

何以教我恨相去遠不能面吐所懷以承訂誨也衰

病日添百感縈懷呻吟度日無與開晤奈何所示諸

紙一一感發略以別紙仰復以備裁度耳舍弟半生

病廢強疾一出無益於公私而遞歸亦自不易方與

飢民輩醵肴相對其苦况可想矣昔賢遺躅豈易企



及第當以來教夏令警省耳

癸亥二月  
二十七日

憂愛淵源錄謹受而一讀之表出編次使世人見之豈不有裨於三綱五常之重耶深服用意之勤至也前日不立黨師友之論亦同此意老兄靜中之業爲不少矣初欲一一籤標以質所疑而高文汪洋無有著手處望洋而止因以疾病憂冗尚未更爲從事今夏間儻無魔障謹當卒業而仰呈鄙見也至於重隱二先生道學正脈之論竊謂一陳吾見以俟後世則可也若必欲人人之信己而加之以激發不平之辭氣則亦恐未安未知高明以

爲如何曾見和叔爲言老兄文字不無病痛似亦指此等處明者反省當自知之矣然非老兄相信之篤亦何敢發此口乎切乞心諒

慶徵君事行雜出於東賢傳記者不翅班班聞風者猶覺感慕况有遺愛於茲鄉者乎前此宜有祠享之舉如重峯旅軒之於報恩休庵之於仁鄉也而尚闕焉蓋吾黨之羞也柳思庵李文平金御史之於箕城所示亦然然今世祠院之弊爲世俗詬病之資久矣蓋士無藏修矜式之實而只務崇屋宇且其勅建守護種種之事動輒貽累於縣邑故

朝廷方且設禁以止之實與當初建院養士之美意相左甚矣以此鄙見則於遠近祠院之設不欲其煩數近聞奠城有爲先祖及先人俎豆之議心切悶然欲其停止而不能得也今慶徵君享於清州莘巷書院李文平亦有祠於金堤則恐不須到處加設爲近於彌文也如柳思庵乃瑞山之入而葬於德豐若於此兩地無祠則卽被禍之地爲之可也而兩地有之則亦不必疊也鄙見如此未知高明以爲如何金御史事蹟則似乎未著矣如何黃錦溪事所示誠然黃之出身甚早此其少時事

後來從事學問之實有不可誣者則退翁之期許之者豈云不是與柳西厓之終身媚嫉者似有間矣高明比而同之而又致疑於退翁此亦過矣錦溪及李龜巖特爲仁弘之所惡至於崔永慶之傳末亦提起而斥罵之今老兄又比之於仁弘好笑花石亭諸作諷詠無已前夏一宿於亭上而歸俯見臨津官路回憶黃王儋接之盛無由復覩漢官威儀不堪周道潛涕之悲又其重勅適與牛溪書室同時復舊兩先生往來之躅喬林細逕宛然如當日而之學之道不絕如綫又令人感歎終夕李

子馨要余作記欲以此二端之興感者爲說而姑未及焉俟成當奉寄老兄亦必爲之同此慨然也國哀普淡驚恫何以勝喻上候新經大病平復未久奄此宅憂臣民憂厲尤爲罔涯葵藿之誠想同此耿耿也邑俊之過獲承兩度惠札謹審邇來素履安貞慰感不容喻別幅韻語尤覺警發諷味以還若洗幽鬱如僕者日沉衰疾常無好意思却羨老兄冲裕自適能作此鏗鏘以爲樂也西溪薇字律曾未得見山人砭鋒渠安能辭耶當傳與一笑也談易古體似勝於絕句惟以混沌爲理則恐未安末篇在微分則

有不敢當者而意趣高遠所以獎提勉進之意實寓乎其中敢不拳拳以毋忘盛誨耶昨成國服於邑次歸頓墳庵非但暈仆無生意且非吟詠之時未能步和以見區區當俟後日有以追效耳所諭世道云云令人太息溝壑賤蟄固以沒齒爲期則無足與論於當世惟是向來一番彙征忽成川洛之勢已有之百年痼疾猶足以殺人况加以別證耶聖主至誠求賢銳意圖治而在下者潰裂如此未免仰貽獨憂於至尊念之令人苦痛時運所關奈何舍弟病歸依舊寒谷前既偶出更有何津擬賢倅汝中有意行

其所學想老兄不憚枉屈助其不及以共成其美也和叔贈以養士之說學古有獲何難行之有但根基未能深厚則發用者亦淺薄汝中學者也當自知子賤之為單父故事高明亦觀古人寒蟬之責耶承諭之及略布鄙意如何

臘月十六日

賢宰興學之意出於至誠苟能擇師選士相聚勸課則數季之間必有其效淡望高明相與講討以成其美亦學道措業之一端也如何

甲子四月二十五日

區區瞻邇之中忽承墜翰喜審秋來素履彌貞雖傷時悼俗幽懷難平而超然自適之樂亦當有不得以

語人者向風馳仰何能己己拯外食之虞有不暇言而從叔父二人數月之間相繼捐世先人兄弟之行餘存無幾孤露之愴沉痛難喻賤疾亦復發作生意索然不但騷人之慘慄而已奈何示諭慤副以韻語把玩圭復終夕未已第前後處義顛錯必多而未得警誨之語豈有微意而不能覺耶見識昏昧虛名過分無論貽累於亾親貽譏於世道即師友之義掃地永為口實於後世不知老兄何以教之耶韻語當奉和略見區區而喪病之餘意思無聊未免闕於酬報屢負盛義罪訟實淡然既以杜門閉口為自靖之

地則詩句亦當從此例未知如何九月八日  
蓬院俊來德音遠至離索之中慰豁何量所責二款  
皆是尤於知幾之訓不覺憾然動心奈何至於不能  
住足之教鄙人不足以當此姑未敢索言就正而先  
正之忠言憤筆今又一讀令人豎髮世道至此安得  
不歸之於時運也所論寒蟬之譏淡恐未然溪上抗  
章其時被徵在京故爾若已退歸則未知其義又如  
何也進退之間語默自別高明精義之見或者偶未  
之思耶末段所教一節吾黨今日道理此外宜無他  
焉敢不服膺而從事乎第區區自靖之計只欲杜門

念咎以盡餘日而已誠恐文字之邂逅翻傳或能生  
事則未知中夜解帙如劉草堂者有何人哉喪威疾

病生意日索溝壑之憂同病之憐也

乙丑三月一日

春間實蒙警誨之勤而其時以疾憂草草仰復其後  
非無往來之便而衰病內纏攻擊外甚一以杜蟄暗  
默爲分一向不能申覆闕然以至於今矣惟藏戢盛  
幅時出而一讀之猶恨未能對面一吐出多少也今  
承一會無由再續之教兄不能來僕不能往而前面  
光陰亦俱漸索勢固然也悵然何已前日所示諸冊  
當初竊僭以文字之太蔓爲病欲僭加節約之功則

又以長短不侔不敢下筆終恐不能動著而亦不妨  
自成一家之言也未知其後自加修改益致其精否  
蓬院齋中之謬屬屢請改而未見諒常以爲悶卽今  
中外儒生之投疏請罪者未知底止而朝廷之上法  
義嚴截當此之時安敢偃然托名於章甫之後以重  
其罪戾耶乞惠一言之助以保庇微蹤千萬幸甚唯  
祝霜冷靜養彌珍以慰千里之思九月六日  
孤露衰喘餘殃未盡忽見同氣之天摧痛酸苦不自  
堪忍此是庶弟進士撥也有文有識操守不苟自小  
科後不復求進家中之所倚仗也而年纔四十一病

奄忽家禍至此奈何奈何昨伴書之來也爲看其病  
不在家不得修敬矣心神少定始得披玩得審春來  
素履日休區區瞻慰已不容喻而江湖漫憂發於信  
筆之餘者猶勃勃可畏始知氣以善養不以老衰有  
如此者爲之感歎無已前日於病裏偶讀前日所示  
不立黨淵源說竊自歎息以爲誠正之學明則黨比  
之風自祛蓋都是此學不明之致也遂題其下少見  
鄙意且步前惠通字之韻一篇欲以寫呈而無便未  
果矣且念鄙人今日之義惟當以閉戶塞兌爲分文  
字句語容易脫漏爲人所得非但於己添罪亦且爲

累於人故亦不欲寫出矣昨見答森溪宋生書有吹  
蕘之譏想又以見笑也然早晚敢不就正責誨兩款  
不勝驚惕丁亥疏之大業今人學識力量安敢望古  
人正自擔荷不起示諭堂堂敢不敬服至於日記一  
節和叔所論實似詳審故妄意高明之所傳聞或失  
其真耳此則只是一事且雖實如所教今已無存不  
必更爭而吾兄以爲大段事斥和友不輕故敢復略  
及未知以爲如何汝中立祠誠末世之所罕覩者然  
在學者赫赫之名非可喜也恨左右之不能止之也  
屬筆之諭尤恐未之思也今日屏螿之分豈宜爲人

作文字且以我贊汝中人誰以爲公言敢豫辭之非  
備禮也舍弟意外復官渠以情勢之難安未免趑趄  
鄙見以爲初不一動則已既出今無可辭之義若以  
近日事爲未安則於微分益不敢故勸之赴任矣雖  
云俊近不如常時朝夕相聚塊獨之懷已不可聊也  
悲憊之餘生意殆盡強疾作此以待南俊蓋於科時  
或逢南士故也紙盡神惜千萬只此  
丙寅三月晦日  
自去冬來衰病轉甚雖對黃卷披閱良艱每於離索  
之中懷想德義恨無由縮地致身一承清誨以寫幽  
悃也即因院俊承拜惠札得審清和靜履安穩其爲

感慰難以盡喻衡泌簞瓢固是吾人素分而南土饑荒流聞甚慘未知何以自濟朝夕耶此中兩麥頗好過十許日則大椀不托無憂矣拯向來自作之孽轉加一節親友數人為先人卞誣陳章竝被竄削之律而聖旨特舉賤名辭意嚴切久負罪戾尚爾偃息於圭竇實非微分所安惟早蒙結正與諸友同坐是俟而已別紙所教亦以別紙仰復而前日拙文及韻語欲就正者並以寫呈望亦因俊斤教丁卯四月九日書重峯先生遺事後一說莊誦再三不勝欽歎似當編入於抗義編諸先生敘述之後庶於發揮先

生之道益有光矣第其中語句之未安者略布僭見於紙末以備財擇耳和叔所編師友錄牛栗門人以下姑未成定本近久未能往復未知了畢否也第先儒高下之評豈蒙陋所敢預聞雖高明亦宜益勉於精義之工恐不當容易說出如此也妄見如此未知以為如何重峯之不係於坡門者和叔自有說見於其凡例蓋以義分之淺深分屬而註亦係某門於其下以見其實非略之也如何然右兩款當復於和叔容其更加商量也金大賢一款則和叔搜得以係於末而如淵源錄之存邢恕



以爲戒故不以爲嫌矣更思之其人微猶不足爲  
邢恕而兄教亦如此當復於和叔而刪去之耳曾  
見栗翁論花潭門人說話否門人之爲其師者恐  
不可不警省於此也僭率及此惶仄惶仄

首夏佯還之後更未由嗣音逮茲秋懷之惻慄翹翹  
尤切卽因院僂承拜下札得審數月炎潦之餘素履  
無恙區區慰幸難以言喻第承旱災之慘又未免凶  
歲云今年此間則稍稔傳聞南中亦然方謂民生庶  
得稍蘇可免國家賑濟之憂矣不料其如此也豈勝  
憂歎衡泌樂飢雖吾人素分竊想我梅邊簞瓢也空

安得不爲之怒如哉拯衰病日加眼昏如霧志隨氣  
頹無善狀可言老兄加我數年而愈剛健令人瞻羨  
加以負罪倖免獨使友人離親遠謫已半年而尙爾  
偃息斃棲任僂自在亟欲以身從之與其旅榻而不  
可得也世道滔滔人心陷溺莫知稅駕之所蔽屋之  
下時獨喟然不自覺其罪戾之在身也千萬何盡所  
希爲道加護以慰遠誠

八月二  
十四日

與俞胤甫

命胤

家嚴今番之行贏得一世口舌而筵中未安之教追  
及於先祖驚懼悚仄何可勝言所入文字想今已到

祇俟譴禡之期耳即見邸報兄參春坊之擬想不久  
騫翥歸朝即今內則無科業之累外則姑無爵祿之  
嬰及此閒暇之時所以講於家庭者想日有功緒未  
知春來所讀何書其修己事上使下之道愚意以爲  
近思錄大學或問及朱子封事序記中好文字不可  
不熟讀也未知兄意如何胡文定嘗喜局戲及飲酒  
大夫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自是終身不復爲  
戲而飲酒未嘗至醉此可爲後學之法向見兄酒後  
頗雜此雖細過其自褻而追悔非細切願以胡公爲  
則無以爲細過而忽之也此等言語不無有助於浸

灌栽培之功故適有思敢及之然孟子所謂捨己田  
而芸人之田者非弟之謂耶還可媿也亦望時箴警  
之如何今番病重未免有惜死之心十年爲學無絲  
毫之得可驗矣奈何呻吟之中率口成詩有數篇雖  
不足觀徐當錄奉求正也

戊戌

投閒一年又未蒙叙及此暇日進德修業安知非天  
欲玉成之耶千萬勉焉則朋友之幸也子敬得官雖  
病想不免爲親一行可成又名除目兄輩洛下游從  
更如昔季矣第相聚更宜各相振策以書冊爲歸不  
當自安於陰仕謂事已休也如何弟等冗病汨沒齒

加長而已區區佔畢之功亦覺日就鹵莽兄弟相守  
只習閑懶恐終為相愛之羞耳

癸卯元日

七日之事不得進參耿恨之私迄如喉鯁即此意外  
承拜惠札憑審澹然之餘侍履有相區區慰幸無以  
為喻伯兄 新命固知有之既不得不赴則所處之  
義只如來教矣文字蒙荷俯謀不敢自外略加塗抹  
以呈僭悚僭悚禱月從仕或不為者而近者惠仲  
兄及季羽兄弟皆以禱月供職兄雖欲累疏政院必  
無捧入之理弟意則再疏中兼及偏慈喪餘病篤人  
子不可離側之意雖未捧入因以此為辭歸之路或

呈由退來似無阻礙未知如何到彼後如趙都憲丈

可以奉議而行耶

丙午四月十日

兄之去就自量伸縮初無不可者只是以為未安者  
久阻 恩點之餘始有此 命而又是特叙後初官  
故在分義不可無人事場一行云爾非以為於義理  
有必赴者也今則色憂雖不大段自有不得遠離情  
勢日邊消息又極驚駭有言責者固不可以惕威退  
縮也在外者則量而後入可也何必富進於此時乎  
然此却非為吾兄圖便計也若有 召命則恐不得  
不趨望兄及此閑暇進學修業以副人望幸甚

丁未二月

日十

悲撓中恩恩辭歸耿耿之私迨不能己不審數夜來  
僉哀氣力何如神佑純孝雖幸免顛仆於道路積毀  
之極實有暗鑠而不自覺者爲之憂厲不任區區千  
萬勉加餐粥以當大事至禱改棺之節歸稟於家親  
則親意以爲木品既好又無白邊則外面皴拆不足  
爲害厚塞以漆無有不可何可輕舉變禮也未知僉  
哀之意如何黃蘗板聞趙教授之言則自家曾用於  
橫蓋板及遷厝時發見則棺木不敗而蘗板則已成  
朽物其堅剛似非松比而其易朽如此可怪云云此

說實出經驗望更扣之且博詢曾用之處如何山運  
此中士友之見以爲雖不合於季運自可變通用之  
不必太局於術家云竊謂擇日之術亦多歧云只合  
據禮爲常而如此等節則就其中得一說爲據可矣  
未知哀意如何

戊申正月  
十三日

示諭先山改遷之舉以拯之愚見則不敢贊其決也  
新舊山優劣既未以易定設或新勝於舊其吉凶之  
徵應必積歲而後可見若既遷之後又有謬悠之議  
則悔其可追耶况先山既爲先塋傍側而又有治命  
之丁寧若非有甚不得已之形則決不宜輕生計

未知僉意以為如何書難盡意唯俟早晚面詳幸望  
更加商量如何

八月九日

聞山事尚未有定哀違奔走氣力何以支持耶每念  
之惻悶不能為懷也地師既未易得真知者而好地  
亦難以時月可期以拯等之慮恐不如姑為合窆於  
先兆而徐求吉宅以為永安之所實合事宜而聞哀  
意不然此既全昧向方故無以動得哀聽一念懸結  
不能已已也唯祝神明協助誠孝感格速得底定以  
完大事休神息慮讀書進業以慰先靈以保家道千  
萬泣禱而已

己酉

與朴徵之

泰徵

伏聞七山祠宇之議又發至於定出齋任令人瞻感  
第此事發於昨季此中諸父之意固以為如此等事  
非門生朋友汲汲講行坡山之論石潭雖因時議而  
言之亦實淡遠之意况世俗之情貴耳而賤目發之  
易則不免為異同之端遲之久則愈光而愈信不如  
姑待十許季之為好耳尤翁之論亦以為此間事體  
與北路稍異不可不畱俟他日拯意亦以為諸父之  
見及師門之意俱是如此則有非後學少輩所敢輕  
率故頃於柳友之更問也以此意答之矣蓋此事發

之者輕則事從而輕發之者苟則事從而苟非一鄉及門下之私事也今若以一鄉諸議之以遲退爲鬱必爲速圖之計則亦當更稟於斯文諸老先生得其進退之命而後文告遠邇以尊重事道理事體之當然也而今恩恩舉事如此深可歎惜今若稟於諸函丈若如昨季所教而不變則從而停止則既發還停又有昨季之悔不從而仍爲之則違長者之論而舉重事目下諸人未見有任此者從違去就俱有難處者拯意不如姑因已發之議諸生所鳩財力及有司等齋任之號姑寓於七山所有書堂以爲蓄力待時

之規而至於祠宇之議則姑俟諸先生之歸山更稟指教或行或退一遵長者之命而從事則事方得正矣未知如何財力稍鳩之後則立宇基址買置以待亦無妨矣曾聞柳友之言一則以爲北路已有祠而林鄉反無之則或致四方之譏議云此則不然北路有之而林鄉遲退則愈爲先生謙德之光有何所病也雖或以遲緩歸咎於後生者而此則後生之咎也矧斯文諸丈皆以遲待爲是則此亦非所慮也一則以爲異同之論雖後日不可保其無也若遲十季而反不如今日世道則將遂不能爲乎云此亦不然此

事之當爲己爲斯文之定論若十季不能則又待數十季亦無不可蓋愈往而愈彰愈久而愈定隆慕之誠不必及門之人爲獨淡也公議之重不必一鄉之人爲獨偏也至於區區門下之願尚以無所虔奉之所爲至情之缺然者則此誠切切而然此則吾黨之私情也非所以慎重大事也會以此意復於柳友而未見淡諒至有今日之舉茲敢悉布腹心于左右未知高明之見如何儻以爲不悖則幸以轉布于閔用五諸人俾更消詳之幸甚又有一款不得不並煩者昨承柳友投示會議一紙以拯爲齋任拯於茲役豈

待托名於執事之末而後盡其力哉此事非係私事作事之初不可不公擇士林中人不然則一鄉老成之人當主之今也柳友爲有司而以拯爲掌議豈是妥當且拯則私義有不同於平人者蓋屏螫之分本不當周旋於人事向來再蒙誤 恩之日一疏陳情亦不敢出則分義都廢矣如此蹤迹安敢更容出頭於稠廣之中如無故之人哉已以此懇作辭單以送而恐其又不見諒以爲備禮飾讓而已則往復之間極涉未安而如此心事無處披露未免並恩於左右淡乞爲之言及於用五諸人俾爲之地亟議移改以

屬他人幸甚左右今日固知不預於外議而此事則

恐有不容傍觀者如拯之私義則唯左右可以諒之

故不覺縷縷至此千萬恕察而回教之也戊申十二日

玄石所論祭饌一說見謂亦與左右商量蓋其酌古

今通禮俗去取精密真可底行而無疑矣幸相與講

明服行以幸士友如何古人欲使世族天家先行者

實繫風化其後說論廣孝敬處尤好將不但為一家

之模範而已欽歎不已辛亥五月二十八日

和叔事不知今何以出場耶向來不能闕如於不知

妄生同異到今不免為推波助瀾之歸只可咄噴而

已第爰象日新未知末梢之所終極奈何七山祠宇

之議發已久矣而迄用遷延蓋當初先人實主待時

之論常以為愈遲愈無咎故向於先尊文莅郡之日

章甫興起機會恰好又得兄為主於中可謂難得之

時而拯輩過於慎慮以致蹉過至今思之悔莫之追

世道如許漸不如前士氣益以難振而人心久鬱或

有不計利鈍之議未知兄意以為如何敢以相稟幸

商量詳教如何癸丑十一月三日

中原消息果如所聞則豈非天下之幸自古肅清乾

坤之功無如我 皇明之盛而一朝彘亾天子死節



亦莫甚於 崇禎之酷烈而天道人心未宜終絕眞  
人之讖彗星之兆適與之符會吾輩未死庶幾拭目  
而覩觀天日耶至於吾東則受恩而未報理必終任  
其責自有不可辭者安知所謂古月亾於魚羊者不  
徵於今日也只自默禱而已和叔色憂其已滿容耶  
憂危如彼其極豈非自家之運數耶其事結末則尤  
無其期未知何以自處耶愚見則待 命踰半季有  
過無不及既求罪未獲而久於都下亦非蹤迹之所  
安退伏郊畿恭俟 後命未知其有害於義未知如  
何昨於書中略及之未知自家意思如何也

甲寅三月十五

日

衰疾荒墜有不足言而識昏言妄貽羞先人貽累世  
道其爲罪戾死難自贖奈何自遭近事以來遠近知  
舊如權致道見絕之外無不有書以責以誨而唯兄  
竟無一字豈亦如致道之見耶各入老境披叙無由  
適因僂略申願言之懷

丁卯二月十七日

數月之間再得手字大慰積季阻闕之懷披玩不能  
已仍審閒居靜養素履冲裕世間名利得喪是非毀  
譽不得到林扃之下令人歎慕之不足亟欲以身從  
之而不可得也弟貽辱亾親貽累世道已不暇言而

使他至於此極無非當初妄言之罪即今所願者唯  
速蒙勘罪少安私分日夜俟此而已更何言哉無由  
一握敘此多少蘊結奈何前書一笑之答迨用媿屈  
安得相對一笑耶五月三日  
傻中每得手字其視年前阻闕之時不翅慰幸而唯  
無由真對顏面如見書也未嘗不披書增悵信乎人  
情之無已也弟向爲省墓西上仍省姊於坡衙得奉  
尊家季肯和叔兩友作數宵聯枕其慰離索可勝言  
耶恨無由致吾兄於其間也歸後衰憊愈甚至今未  
有春生之意六十之季無足怪者相望落落一握無

期黯然奈何唯希加愛以慰遠思

戊辰三月二日

玄石狼狽實係時運絲綸雖屢改播諸中外者已不  
可收國家崇儒禮士之意掃地盡矣世道又如許殆  
未知稅駕之所部屋之下唯有憂咄而已

仲秋上旬

答李楊州

元龜

令胤上庠遠訪窮谷仍伏承令惠札伏審邇來令體  
起居萬社區區感慰無任遠誠辱示先正遺事得以  
伏讀聞所未聞者多矣後生孤陋感幸實深至於所  
教刪潤成狀不勝悚仄竊以文識淺短本不足以當  
此等重事且衰病季來心氣凋耗凡百末由自力前

日被令胤及趙士威前後說及皆以賤狀如右不敢承當之意仰布矣不料當此暑雨委遣子弟所以屬託之者鄭重至此令胤又以分義相要令人辭謝不得悶恐之極實不知所以仰喻也竊觀家狀所述既已該悉無餘亦將何以加此唯謹當依而序次以備財擇去取而所陳實情非敢苟為辭遜即今前忘後失觸事茫然誠恐終無以自盡賤誠以副我盛教也只增媿懼而已伏聞連遭慘憾而人事廢弛慶弔都絕况望一拜顏範以遂願言之懷耶幸而與諸令胤前後際遇今上庠君得以連日敘晤無異奉陪談笑

何慰如之第歸程正冒苦熱又切悵念餘萬潦草只

此

癸酉六月二日

答權知事

義文易相含圖坎含乾離含坤坎得坤位離得乾位固為義文易矣艮與震兌與巽正相對而指以為義文易其必有說矣云云圓之為先天易有圖矣方之為後天其亦作圖以示之歟云云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以四象之生出為序者先天也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以男女之各統為象者後天也

所謂相含者蓋以即此一圖而二天皆具也方之為後天者非可以別作圖也此即所謂方之者也乾初變為巽坤初變為震其餘皆然考下文三索圖可見矣

乾坤巽震所統之卦與离坎艮兌所統之卦反對相配如夫婦誠如圖說但此指以為後天其必有說矣云云

先天生也體也後天克也用也故卦爻之變易分合皆後天也今三索乃陰陽變易之象則謂之非後天而何哉昔有疑啓蒙卦變圖一直生出不犯手勢乃

先天也先人非之曰此是卦之變易者則何可謂之先天凡易入用以後皆屬後天以此推之三索之為後天可見矣

一三五二四六區別之語全未解見云云

凡卦上下卦皆陽或陰者其爻為二四六之變上卦陽而下卦陰或下卦陽而上卦陰者其爻為一三五之變今以帝出三統為之圖則其方者為四破而界分之井井如此云爾非有他義也

揲著圖四圈子與啓蒙數合第上列坤巽坎艮次序易置又各畫為四樣其必有說矣云云

此非為別圖而與啓蒙合也只是合啓蒙老陽老陰少陽少陰四圖而一之者也啓蒙則以老陽少陰少陽老陰為次故坤居巽坎艮之下此圖則以老陰之圖合於老陽之圖以少陽之圖合於少陰之圖故巽坎艮居坤之下畫為四樣者欲分其四圖之界而已即此而其妙自見故欲以引證三索之象也亦非有他義也

與申元瑞 命書

恩譴南行之日適有祀事不得出候道周瞻送行塵但切忡悵昨自牙懸遞致惠問手札委巷之中得此

金玉奚翅重獲披霧也感媿之餘為之南望增懷也第惟春和旅次履用冲裕古人有炎瘴不能侵者雅操素定想亦無入而不自得矣雖望雲之思內切于中風霆之怒豈有竟日唯願千萬自愛以副遐戀拯親傍粗遣他無可言向來分外除目一味兢懼而已因便修敬縷不盡意 丁未三月二十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